

独幕剧创作月刊·一V. 1, no. 1(民国29年[1940]1月)  
~[?]. —上海: 剧艺出版社, 民国29年[1940]~[?].  
; 2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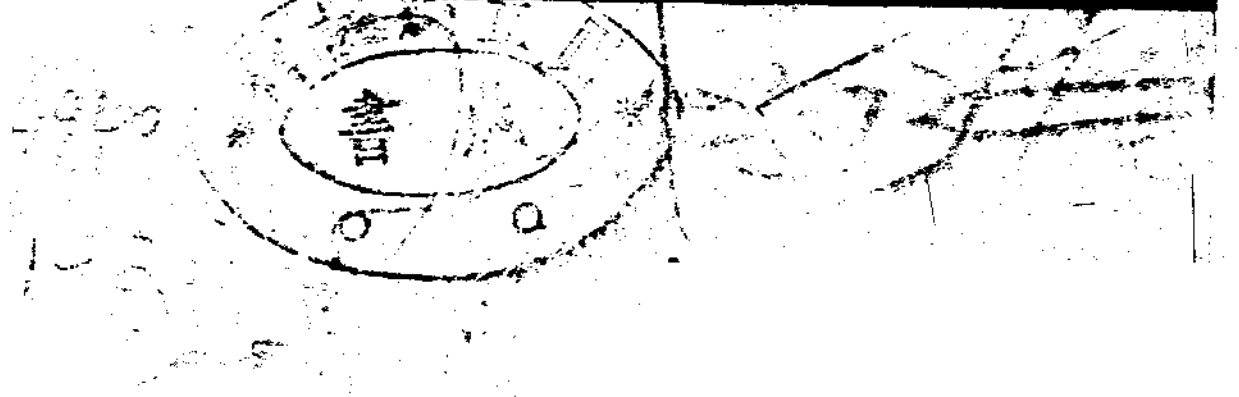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6,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V. 2, no. 2           (1940. 1 ~ 7)

# 獨樹 奇劇 創作月刊



# 1



海潮社出版 總經理 售

85405  
996



# 獨幕劇創作月刊

# 1



---

上海潮鋒出版總發行

---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 本社啟事

本月刊每篇獨幕劇，都有版權，不得擅自選載翻印，否則不論在書店或報販之間，倘發現某書中有本月刊文章者，本社特委託潮鋒出版社擅可將該書扣留，依法究辦！尤恐不週，特此謹告。

# 目次

編者序

裂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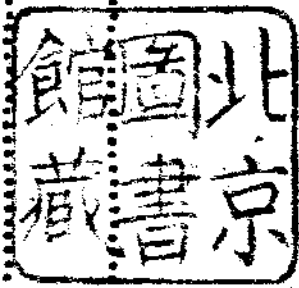
良辰吉日

風波亭

秋夜

交際場中

貴族的後裔



鷹隼(一)

蔣旂(二七)

江上青(四)

許幸之(七)

諱名(二三)

G. D. 瓊遜原著  
庸人譯(二四七)

## 序

兩年來的上海戲劇事業，在荆棘叢生的園地上漸漸地甦生着了。無疑地這是綜合了多少人的艱辛和困苦，時間和血汗纔獲得的這新生的萌芽，芽將長成樹，樹將茂成蔭。

現在，大家正懷着千百倍於昔日的毅力，繼續循着建設之路推進。堅強堡壘，爭取演出；實現難劇運動，提高水準；培植新人，充實戰鬥力。

「獨幕劇創作月刊」的刊行，便是響應這種工作。提供新的優秀的劇本，作為一般劇團練兵之用。因為我們懂得羅馬不是一天成功的。

我們並且還希望每月能出版一冊，篇幅絕對公開。我們更是熱誠地需要全國的劇作家們予以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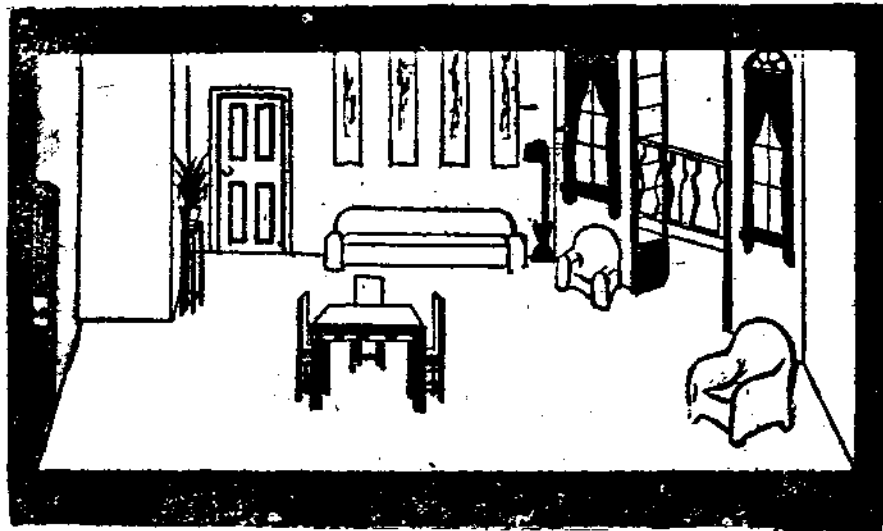
編者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 痕 裂

隼 鷹



人物：

葉素娟 長姊。年約三十許。老處女，未曾讀書，善理家。母故後，家事全由其掌管。說話嚙嚙，服飾樸質。

葉靜娟 次妹。年約二十。沉靜，寡言，語無亂發。理解力強，眼光高遠。小學教員。

葉美娟 三妹。年十七，學生。熱情，衝動，坦白，完全為神經質之女性。服飾相當入時。

葉惠娟 四妹。年十七與美娟為雙胞胎，性格亦有相似處。其特殊點，則為鹵莽坦率。在體育學校讀書。

葉淑娟 小妹妹。年十二歲。天真活潑，對一切事件，在理解與不理解間。在鄰近小學校讀書。

馬太太 年三十許，為一典型的都會婦人。物質生活慾望甚強。為葉家中表親，其夫係一著名新貴。

馬賽芬 其女。年約十七八。交際之花。虛榮心甚強，物質慾亦高。在學校掛名，專事交際，一切舉止，喜模仿電影名星。





胡媽 年約三十，葉家女僕。

時間：

一九三九年初冬早晨

地點：

上海租界

佈景：

葉父本爲舊官僚，失業已近十年，棲遲海上。然因過去囊括甚多，家庭生活，仍相當富裕。其妻於五年前病故，一切家事，由長女素娟照管。次女而下，或教讀，或在校，一家生活思想，甚不統一。故台上佈置，爲一中西混合式之小客廳，然並不過於富麗。其位置則在二樓，後面有窗可見下面馬路。

幕啓時：

場上只素娟與胡媽二人。胡媽手裏提着一籃菜，素娟兩手在籃中逐一數。胡媽有不高興神情，在素娟數檢時，後面的鐘聲，正敲着九點。鐘聲敲完，胡媽開始說話。

胡媽 (不高興地) 大小姐,您快一點兒好不好?已經九點鐘了,再遲中飯又要來不及了。五小姐回頭又要罵人,說是來不及趕到學堂去!

素娟 你急什麼,賬總不能不算清楚呀!

胡媽 (可憐地) 我不是一樣一樣地報給您大小姊聽了嗎?(再指點着說,快速度) 雪裏紅兩毛,鴨肫肝一共兩付八毛,排骨七毛,魚五毛,白菜三毛,肉六毛,洋山芋四毛,冬瓜火腿九毛,外加一毛捲烟,一共是四塊五毛,一點兒也沒有錯呀!

素娟 (把手裏的代幣給胡媽看) 就照你的話也應該剩五毛錢,怎麼這兒祇有四毛三呢?還有這一包烟捲又是誰叫你買的呢!難道你不知道家裏沒有人抽烟嗎?

胡媽 大小姐,您這可不能怪我。您大小姐也不是不知道上海市面的,這兩天市上的角票,真是少得出奇。一張五塊錢的票子,買包烟捲,貼四分水,還是賣交情呢。這就少了四分。買一毛兩毛三毛錢的菜,誰肯找!又得兌一塊貼三分,兩下共起來,不是少了七分嗎?我沒算錯呀!

(淑娟背了書包自內上預備到學校去,喊了素娟一聲「大姐」,素娟沒有注意到,她站在旁邊。)

素娟 (沒有話說祇得從籃內拿出那包烟捲) 你還沒有錯：這包烟捲買來有什麼用呢？不是白丟了一毛錢嗎？

胡媽 公館里總不能說不來客人。

素娟 就是來客人，也不會吃你這樣一毛錢一包的蹩脚烟。

胡媽 那大小姐却不能這樣說。昨天馬老爺來的時候您叫我買的烟祇是六分錢一包呢？

淑娟 (焦急地) 大姐！

素娟 啊！淑娟你又有什麼事？(回頭看見胡媽提着籃將入門) 胡媽！

胡媽 大小姐，又有什麼事？(素娟不語跑過去，從籃內奪過她的烟捲跑回。胡媽不高興的下場。)

淑娟 今天學校里，每人要繳五毛錢的寒衣捐，還有每人要買一塊錢的戲票，那是救濟難民的。

素娟 你們學堂裏，花樣怎麼這麼多？

淑娟 不，別個學校都是一樣。這是為國家，是應該的。

素娟 (無可奈何地) 就不能不給嗎？

淑娟 大姐，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總不能不愛中國。怎麼能不給呢？

素娟 可以少一點嗎？

淑娟 不能少。這也不是買糖菓，可以還價的。

素娟 (看她半天) 好吧 (從身上拿錢給她) 這一回我給了你，可是以後學堂裏再要有什麼捐，你可不能答應了。

淑娟 那怎麼成呢？(奇怪地) 大姐，你不愛自己的國家嗎？

(素娟相當窘。美娟從裏面出來。)

美娟 (便走便說) 怎麼，淑娟，你還沒有到學校去？

素娟 美娟。淑娟這兩年來，真是變得太多了。這麼一個小小的孩子居然也開口國家，閉口民族的。什麼獻金，節約，寒衣捐，慰勞捐，救濟難民捐，一天到晚，老是給她鬧不清楚。

淑娟 (向素娟) 大姐！難道你不願意嗎？

美娟 大姐，淑娟能夠這樣，我倒覺得是很可喜的。真沒有想到，這一回的砲火，竟把中國甦生了。

起來。就連淑娟這樣的孩子，也知道了桿衛國家！

素娟 我倒不這樣想。你要知道她一次一次拿出去的，是我們愈用愈少的法幣呀，父親不做事，差不多十年了，在任上雖然積了些錢，已經用去很多了。再加母親一死，又支出一筆很大的開消，不節省點，是不成的。

美娟 (看看錶)淑娟，你可以去學校了。

淑娟 是，大姐。(下)

美娟 大姐，你的話固然說得不錯，我當然也知道家境已不如從前。尤其這兩年來，上海因為在一個特殊情形底下，生活程度，比戰前高上許多倍，但是和那些難民，和那些在前綫浴血苦戰的將士，比較起來，我們究竟還是過於安逸的。分一點給他們，也算盡一點國民的義務。

素娟 這種義務，我看還是不盡的好。

美娟 大姐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素娟 我沒有別的意思，我覺得第一，是應該把自己先顧好。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那一

樣不要錢？什麼爲國家，爲民族，要是你們當家，我包管你們就不說了。不當家不知當家苦，你們總有一天，會嘗到這種苦味的。

美娟 我倒不相信，大姐，你得明白，沒有國那兒來得家，國亡了，家也就沒有了。到那時候，就是留着錢，又有什麼用呢？

素娟 三妹，你這話是不對的。要知道就是國亡了，我們一家五個姊妹和一個老太爺是不能不吃飯呀！留着錢怎麼沒有用呢？而且現在有的是租界，還怕亡國嗎！

美娟 （焦急地）大姐，你怎麼這樣糊塗？

素娟 我纔不糊塗呢？像靜娟像你像惠娟，淑娟，纔算叫做糊塗呢，你們猶可說年紀還輕，像靜娟那真是大大的不應該，學堂已經畢了業，又當了教員，家里的事還是一點不肯管，和一個小孩子似的，也是整天地鬧着什麼會什麼捐，自己的薪水用光不夠，還要從家里拿出去。這個家里要沒有我，真不知道要弄到什麼樣子。

美娟 我們的家，自然是虧得大姐。要不是大姐抱定獨身主義，母親一死我們幾個小妹妹真不

知怎麼好呢？父親是六十歲的人了，當然談不上管家。

素娟 不過，我的抱獨身主義，倒也不一定是爲着家，實在是因爲世界上的男人，好的太少了，女人老是受着他們的騙。

美娟 大姐，我想這也不盡然吧！

素娟 盡然的很。你的年齡還輕，再過幾年，我想你一定會知道的。男人真是比毒蛇還要毒，他咬着，你不但想不到，反而會感到高興，一直要等到毒發了，蛇也去了，你纔會想起是上了當。這時候，你的「高興」就要變成「掃興」了。

美娟 大姐，照你這樣說，你大概也掃過興嗎？

素娟 （很窘）這是什麼話！小孩子，又在胡說了！（半自語地）男人，不是好東西，我現在真是見了就怕！

美娟 （有意地）大姐，你「現在」見了男人就怕，「過去」總不見得吧！

素娟 （窘急）你看，你看，你這個小孩子又來了！

(美娟看她的醜態竊竊地笑。)

(惠娟上)

惠娟 大姐，您早！

素娟 啊，惠娟，爸爸起來了嗎？

惠娟 起來了，在唸經呢。(看望兩人) 怎嗎？二姐還沒有回來嗎？

美娟 沒有！

惠娟 (向美娟) 她昨天不是說，今天祇有一課，十點鐘就可以到家嗎？

美娟 也許是臨時有事呢。

惠娟 三姐，我心裏急得很。

素娟 惠娟，又有什麼事叫你急？

惠娟 昨天晚上，我何候爸爸睡覺的時候，他又同我說了許多，說是馬大人他們的情不可却，想答應他們去做一點事。



美娟 怎麼，(驚)到馬大人那邊去做——一點事？那怎麼能夠呢？他是一個傀儡！一個漢奸！

惠娟 是的，但是，爸爸——

美娟 (激昂)我想那是一定不可以的。

素娟 怎麼？你們反對爸爸嗎？

惠娟 我沒有，不過我不希望他去做！

美娟 (激昂)他不能去做，這不是好玩的事，要丟千古罵名的！

素娟 其實，我倒也覺得沒有什麼？爸爸年紀雖然老了，身體究竟還是健康。況且十年以來又一直沒有事做，常常地總不免有些牢騷。既然現在有了機會，當然應該讓他去，一則可以叫他老人家對於精神上快活一點，再則也可以多弄一點錢，使我們的家境更好一些。

美娟 (正義地)大姐，難道父親做這種打算你是同意的嗎？

素娟 能使父親精神好，能多弄到些錢，我怎能不同意呢？

惠娟 大姐你也不想一想這件事是不是應該做的？

素娟 現在還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呢？有事做，有錢拿，有福享，不就夠了嗎？惠娟，你要知道，我們這一家開開門來用錢不是玩兒的，你和美娟中學又還沒有畢業，淑娟是更早得很，將來要錢，還不知道有多少呢？

美娟 我們不能因為要錢，就讓爸爸去做這樣的事！

惠娟 大姐，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總是要愛中國的！

素娟 你們算是一鼻孔出氣，雙胞胎姊妹，連說話都是一樣，真奇怪得很！

惠娟 這不是雙胞胎的關係，是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

素娟 難道我就不是中國人嗎？

美娟 大姐，你既然曉得自己是中國人，你就不應該同意父親去做傀儡！

素娟 什麼傀儡？做事拿錢，養家活口，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傀儡！

惠娟 (可憐地) 大姐，你不能這樣說？

美娟 你這樣說，不但是賣了父親，也賣了我們五個姊妹。

素娟 依你們怎麼說呢？

(收捐人在幕後叫，巡捕捐，四十八號巡捕捐。)

素娟 你們聽！巡捕捐又來了！開開門，睜起眼，那一樣不要錢！什麼事不要錢！在我的耳邊，一天到晚，都是要錢，要錢，要錢的聲音！怎麼你們一點兒都聽不見！

(收捐人又在幕內叫：四十八號快點。)

素娟 (一面掏錢，一面跑) 來了！來了！

(當她跑到將出門的地方，胡媽拿着一張醬油的發票，從裏面上場，見她正要出去。)

胡媽 (趕上) 大小姐！大小姐！

素娟 你又有什麼事？

胡媽 送醬油的來了！

素娟 (接過單子看) 又是錢！(拿一元錢給胡媽)

(胡媽接錢下，素娟也正要跨出門忽然又停住了。)

素娟 胡媽？

(胡媽停住回身)

素娟 (走開去) 上一回的醬油，送來沒有幾天，怎麼用的這樣快？

胡媽 大小姐不是有帳嗎？是初一送來的，今天十五了！

(收捐人三叫：「四十八號那能巡捕捐！」)

素娟 (急急地跑出去) 來了！來了！

(胡媽不高興的看她一冷眼下)

惠娟 三姐，你看這件事怎麼好？

美娟 我想等那個姓馬的，或者他太太來的時候，警告他們一下，要他們不要再來。那全是些魔鬼！

惠娟 等回兒二姐回來，我們也可以好好地商議一下。

美娟 頂沒有辦法的是父親太頑固。大姐又是一頭腦的錢，錢錢！話真是難說得很！

惠娟 大姐！我說她全不懂得我們！

美娟 你是這樣說，在她還以為我們不懂得她呢。

惠娟 我想二姐是一定有辦法的！

美娟 靜娟姐姐當然會有辦法，無論是在學問上，能力上，社會經驗上那一樣不比我們好，不過，

大姐是不會相信她，大姐不相信，爸爸就不會以她的話為然。

惠娟 不過，三姐，我想我們現在還不必過於絕望，爸爸雖有這個意思，他究竟還沒有去做，大家

真是鼓起勇氣和他說，也不見得就沒有挽回的希望。

美娟 能這樣自然是好，可是，我看却難得很！妹妹，在母親快過世的時候，她不是對我們說過嗎？

就是她在父親面前，也不能，而且也不敢說一句話。何況父親在母親死後，性情變得更壞，心

情更加不好呢？連母親都不能說，我們做女兒的怎好說什麼呢？

惠娟 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我們應該以死力爭！

美娟 要是父親還沒有答應，我們姊妹幾個放胆的去求他，我想或者還有一點希望。要是答應

了，惠娟，父親的性格你總該知道，他就是做錯了，也要一直錯到底的！  
惠娟 這樣，該怎麼好呢？

（美娟惠娟共同歎息。馬太太，馬小姐，素娟自內上。馬太太年逾三十，然仍時時愛弄風情。馬小姐較天真，然亦多都會縞女做作氣。）

太太 （笑嬉嬉地）三小姐，四小姐，你們今天都沒有去學堂嗎？

惠娟 沒有。馬伯母。

素娟 伯母，請坐一會兒，我去告訴爸爸。

太太 謝謝你。

（素娟候她坐定。入內。）

小姐 美娟姐姐，聽說今天晚上，雲裳舞廳有時裝表演，一九四〇年的大衣樣子多得很，那個外國音樂師海笠笙，還要唱「打鼓罵曹。」我想請你們一道去。

美娟 謝謝你，這些地方我們有些害怕。

小姐 有些害怕？跳舞場是再有趣不過的地方，有什麼害怕的？你如果願意去，看過表演，我媽媽還可以帶我們到好萊塢去，那是上海最有名的賭場，裏面真是太好玩了。惠娟姐姐，你可以去嗎？

惠娟 我有點事，不能去！

太太 其實，去去也沒有什麼要緊。你們是年輕人，正是玩的時候，也應該多見見世面。在那裏走動的，全是些上等人，不三不四的傢伙，一個也沒有。你妹妹，我就什麼地方都帶她去，不然，到將來應世的時候，說這個也不懂，說那個也不懂，就會被人看不起的。

美娟 伯母的話很對。不過，我們姐妹，是不打算在上海住下去的。對這些，是沒有什麼用處。而且學校的功課也緊得很！

太太 這也是你們自己找苦吃，一定要進那規矩緊的學堂。女孩子進學堂，不過是裝裝樣兒，何必那樣認真呢？上海有的是掛名的地方，像你妹妹，她就聰明，找一個學校把費繳了就行了。還天天去上課，你們真是有些兒傻！我告訴你們，你們應該用功的不是什麼學問，最要緊的

還是去好好地找一個有錢有勢的丈夫！

惠娟 伯母，你怎麼和我們說這些話呢？

小姐 惠娟姐姐有些兒害羞了！

美娟 （忍不住冷然地）害羞我想倒也不會，女人總是要出嫁的。不過，我想我的丈夫，倒不是有錢有勢！

太太 （帶笑地）那麼，你要他有什麼呢？

美娟 （冷然地）我要他不是一個傀儡，一個漢奸！

小姐 （大驚失色地）媽媽！

太太 怎麼，三小姐，你今天的話裏，好像有骨頭。

美娟 伯母，我不懂你的意思。

太太 我說你今天的話裏，好像有因。

美娟 沒有什麼因。祇是這兩年來，我看見無恥的人太多了，他們的行爲太可恨，我希望不要遇



到他們，所以我這麼想。伯母，你說說看，你是一個中國人，如果你現在還沒有結婚，而遇到了這樣一個男人，你覺得滿意嗎？

太太 (窘極) 這個，嗯——！(看她的女兒)

小姐 美娟姐姐，你有感慨嗎？

美娟 我沒有感慨。我祇覺得現在的上海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了。有很多很多的中國人，他們是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他們不要臉的去侍奉我們的仇人，他們不顧萬世唾罵，他們自己毀滅自己，還要引誘別人去毀滅——！

惠娟 (緊急) 拖別的人和他們一起下水！

太太 (不安地) 一起下水？

美娟 是的。

太太 那恐怕是各人的看法不同吧。

惠娟 伯母怎麼看呢？

太太 我沒有怎樣看。我想問的是你說的究竟是那一件事？

美娟 當然是我爸爸的事！

太太 啊，三小姐，你以爲是我們在拖你爸爸下水，是不是？你也不想想，你爸爸失意十年了，一直沒有出頭的日子。我們老爺看過去朋友的分上，弄他出去讓他吐口氣，難道這是拖他下水嗎？

美娟 要是別的事，當然不能說是拖我爸爸下水。可是，伯母，你們現在是拖他出去做傀儡，做漢奸，是要叫我爸爸毀滅，這也是朋友的好意嗎？這也是好朋友應該做的事嗎？

太太 什麼傀儡，漢奸，我是不懂得的！我只曉得做事，拿錢，出氣，這是對得起你爸爸的！

美娟 也許你是這麼想，但普天下人，却不這樣想。

惠娟 伯母，你就不能放棄你這個好意嗎？

太太 你是不是要我們老爺不管你爸爸的麼？

美娟 對了！你們這樣的好意，我們姊妹們是不領情的！

太太 你們這個話，可不能向我說。

惠娟 那麼向誰說呢？

小姐 (擱着嘴) 向你爸爸說。

惠娟 爲什麼要向我爸爸說？

小姐 因爲我父親雖有這樣好意，做不做都在乎你爸爸自己！

美娟 向你媽媽說，也是應該的。要不是你們跑來，我爸爸是根本想不到這些事！

太太 (鼻子裏哼一下，轉過頭去)……

(素娟從裏面出來)

素娟 伯母！我爸爸請您到裏面去！

太太 (向他女兒) 好！我們進去！

(素娟引馬太太馬小姐下。)

小姐 (在門口對惠娟美娟招呼) 等一會兒見！

惠娟 (勉強地) 等一會兒見!

(馬小姐等入內)

美娟 (經過思索) 惠娟,你進去,不要給她們看見,看她和爸爸說些什麼,一有結果,先出來告訴我!

惠娟 (機警地) 好,你別走開!

美娟 我不走!

(惠娟下。美娟走動了一下,思慮,跑過去打電話。)

美娟 (撥過號碼) 你們是那兒……難董學校……請葉靜娟先生聽電話……怎麼,她出去了!

……到那兒去了!……回家……噢,謝謝你,我們這兒正是葉公館。(放下電話聽筒)

(當美娟打電話快完時,靜娟已登場,看着美娟不語,美娟打完電話回身發見了靜娟。)

美娟 (高興地) 啊,二姊!我正在打電話給你呢!

靜娟 家裏有什麼事嗎?

美娟 現在越弄越糟了!

靜娟 你說的是爸爸嗎？

美娟 是的，昨天晚上，爸爸正式告訴四妹，他——（說不下去）

靜娟 他怎麼樣呢？

美娟 他預備去做傀儡了！

靜娟 （默然）……

美娟 現在，那個馬太太又來了，正在和爸爸說着，我想一定沒有好事，一定又是他丈夫叫他來的。

美娟 （仍舊默然思索）二姊，你看這件事怎麼好呢？

靜娟 （默然，來往的走動，顯出心緒相當亂，但仍鎮靜）……

美娟 （跟着她）二姐，我想這件事，是一定不能讓爸爸做的。要是他一做，我們全家就完了。

靜娟 （停住）大姊怎麼說？

美娟 大姊，還不是那老樣子嗎，看她的情形，也在希望爸爸去呢！大姊，她是除掉錢，什麼國家民

族，全不知道的！

靜娟 美娟你不必着慌，着慌是沒有用的，我們要想方法去對付，我們幾個女兒，一定要想法子去阻止爸爸，這不能說是我們一家的事。就是爸爸不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也是不能讓他這樣，我們一定要用出最後的力量來圖挽救，好在爸爸現在還並沒有最後決定。

美娟 可是已經危險得很了。

靜娟 四妹呢？

美娟 我叫她到裏面打聽去了。二姐，你對爸爸這件事，究竟有什麼好的辦法呢？

靜娟 我想除掉他，勸他，是沒有什麼別的辦法的。我對爸爸現在也不願像你這樣的絕望，也許他在最後考慮的時候，他會翻然悔悟。爸爸不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他不是不知道晚節不終是一種永久的羞恥，他愛我們姊妹，如果我們把成敗利害告訴他，我想他是不願叫這一羣女兒在社會上永遠抬不起頭來的！美娟，你放鎮靜一點！

美娟 二姐，萬一爸爸不聽我們的勸告呢？

靜娟 (痛苦地安慰地) 我想總不至於吧！

美姐 (悲涼地) 萬一不幸呢

靜娟 (看着天) 萬一不幸呢？(淚珠盈盈) 美娟，現在，我希望你不要這樣想，(大聲) 我們不能這樣想！

美娟 (悽慘地) 姐姐！

靜娟 (咬住牙齒) 美娟，你放出勇氣來！不要這樣觀察！我們希望不幸的事，不要臨到我們家裏！萬

一沒有辦法，我們也不能不做人！我們每一個姐妹，都是一個國民，我們愛爸爸，尤其不能不

愛我們的國家，萬一爸爸晚節不終，我們也得——也得更勇敢地，把自己的身體獻給國家，

來贖我們的罪！

美娟 (哭了出來) 啊，姐姐！(撲到她的身上)

靜娟 (忍不住的難受，撫着他) 美娟！妹妹！

(惠娟慌急地從裏面跑了出來。)

惠娟 三姐！

靜娟 (拾起頭來) 惠娟！

惠娟 (也撲到靜娟身上) 啊！爸爸完了！(大哭)。

(美娟亦大聲的哭，祇靜娟兩手撫着兩個妹妹，淚珠瑩瑩，仰着頭，默然地兀立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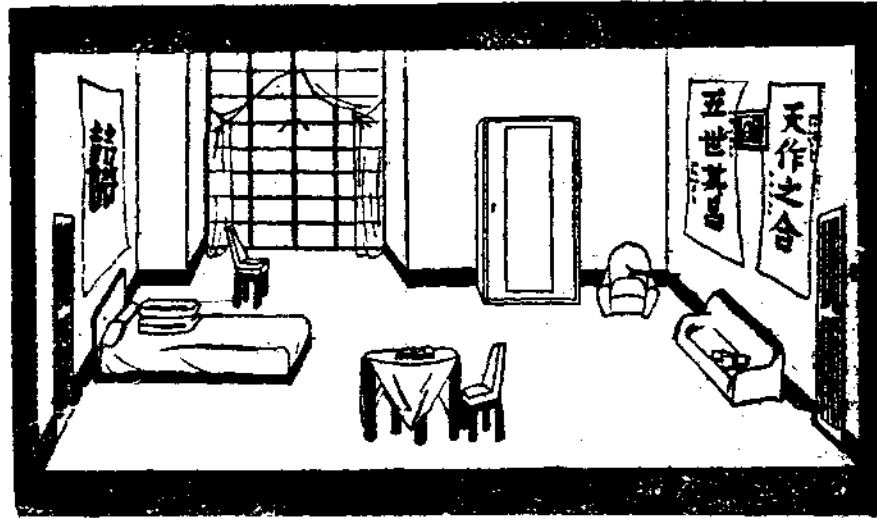
——幕下

(編者註) 本劇係應筆先主新作「五姊妹」之第一幕。



# 良辰吉日

蔣 旂



人物：

張瑪麗

徐永達

楊鼎新

女僕相一

男女賓客數人

時間：

一九三九年仲秋

地點：

上海

佈景：

一家上等旅館的三樓，三百零一號房間，佈置得非常華麗，雅緻。房內附着浴間，附着壁櫥，因

爲今天是作爲新娘憩息之用的，到處插着鮮花，堆着花籃，紅紅綠綠的絲綢也散放着各處，桌上，沙發上零亂地散着許多盛放女裝的空紙盒。

幕啓時：

房內是圍無一人，新娘新郎和賓客們都在樓下的大禮堂裏，正是舉行婚禮的時候，音樂隊正奏着「婚禮進行曲」。

俄頃，一人影從窗外閃現，朝室內張望了一下，覺察房間裏沒有人，就從窗外跳了進來。

那人是斷了條手臂，穿了件破舊的中山裝，臉是非常消瘦，眼睛深陷，他跳了進來，就急急忙忙探尋一個隱身的地方，開了浴間，覺得不妥，開了壁櫥，思索了一下，就決定藏身在壁櫥裏，把門關上了。

樓下傳來了一片喧鬧聲，俄頃，那人聲漸近房門外，房門開了，張瑪麗穿着新娘裝由女僕相伴着進來。後面轟進來了一大羣男女來賓。

〔瑪麗嬌羞地坐在沙發上。〕

女僕相 對不起，我們要下逐客令了，新娘要換一身衣服，請各位到下面去請坐吧！

男賓客甲 不成，不成，新娘一不肯宣佈跟新郎的戀愛經過，二不肯跟新郎來個當衆表演，難道

我們就這樣放過了她嗎？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女賓客甲 對了，瑪麗，你不記得去年我跟洛文結婚的時候，你不是也逼着我非宣佈我跟洛文的戀愛經過不可嗎？我記得後來你也幫着許多人把我的頭推，推，推的，推到洛文身邊去，害得我跟洛文當衆來了個「開司」！今天，別人可以便宜你，我可第一個不能便宜你！

衆 說得對，說得好！今天絕對不能便宜她！

（瑪麗嬌羞地低着頭）

（女僕相趕忙從中調解）

女僕相 好了，好了，讓新娘換了衣服再說，反正她也逃不了的！回頭，就要出來的！

女賓乙 不成，非新娘現在答應了不可！非新娘現在答應了不可！

男賓乙 我們要新娘現在答應回頭一定肯宣佈跟老楊的戀愛經過！

女賓丙 或者是答應跟新郎當衆來一個開司！

衆 問新娘，答應不答應？

瓦辰吉日

女債相 好，答應，答應！

男賓甲 怎麼，你是新娘嗎？

女債相 我雖然不是新娘，可是新娘的代表！

男賓甲 好，大家聽着，梁小姐是新娘的代表，也好，我們就要梁小姐宣佈跟新郎的戀愛經過！

男賓乙 可是我倒要問問清楚，等回頭洞房花燭夜的時候，梁小姐做不做新娘的代表！

（女債相梁小姐繼續地對着新娘。）

女債相 瑪麗，我不來了，我不來了，都是因為我幫你，幫你的，你看，現在都弄到我的頭上來了！

新娘 各位別着急，我一定答應就是了！

衆 好，新娘答應了！

女賓甲 可是答應什麼？

女賓乙 對，答應報告戀愛經過呢？還是答衆來個開司？

新娘 （羞答答地）答應報告戀愛經過！

衆 好好，新娘答應報告戀愛經過啦！

女僮相 那現在可以請各位出去一下，讓新娘換衣服啦！

衆 好啦，好啦，我們出去吧！

（衆絡繹地出室。女僮相跑去關門。）

女僮相 這些人真是沒有辦法，老是愛跟新娘們開玩笑，上個月密斯王結婚，給他們一急就給急哭啦！

新娘 其實，他們自己也總有一天要做新郎或是新娘的！

女僮相 可是他們就不管呵呵，瑪麗，你把衣服脫下來吧，讓我給你換！

（梁跑到壁櫃前，開門，大聲的驚叫起來！）

新娘 （驚慌地立起來）什麼事？什麼事？

（那個斷了條手臂的人，從壁櫃裏跑了出來說！）

斷臂人 你們別怕，我不是來害你們的！（對着新娘）麗瑪，你還認識我嗎？

新娘 (驚慌地) 永達, 你, 你還活着?

徐 我爲什麼不要活着?

新娘 那你怎麼會回——回到上——上海來了?

徐 那請你放心, 瑪麗! 我不是特地趕來吃你們喜酒的! 我這一次祇是路過上海, 看見了報上, 你跟鼎新今天在這兒結婚, 雖然我儘量的想壓制自己的感情, 可是我終於跑到了這兒, 想看——一看分別了才祇三年的瑪麗, 現在是變成了什麼樣子!

新娘 呵, 永達,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 你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你知道……

徐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也就因爲這樣, 所以我才特地跑來看你的!

瑪 呵, 永達!

(女僕相知趣地想跑出門去)

瑪 漱芳, 請你別告訴任何人! 他就是我以前的愛人徐永達!

梁 你們放心好了! 但是你們說話的時間不要太長, 回頭給別人看見了! 倒——

徐 不會長的!

梁 那就好了,再見!(出)

徐 瑪麗,你如今總可以相信我是沒有死吧!我會活着而且要活着的!

瑪 那你爲什麼一封信都不寫給我?

徐 我怎麼能給你信呢?

瑪 爲什麼不能呢?

徐 自從我在保衛南京的時候,給俘虜了去以後,我是被監禁着,被逼着做苦工。呵!那種慘痛的生活,是比豬狗都不如呵!我那個時候的確想到了死!但是我隨即想到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祇要我還活着,這個仇恨是總有一天可以報的!

瑪 你是給俘虜了去?

徐 是的,可是這日子並沒有過長!在開封,當我們反攻的時候,我就乘了個機會,約了跟我一同被俘虜過去的同志,把監視着我們的衛兵劈死了,就給我們逃了出來!



瑪  
呵！

徐 我們於是重又看見了國旗，重又編進了正規軍，輾轉華中，可是在桐城的一戰中，我這條手臂，中了敵人的達姆彈，我就被送到後方的醫院裏，醫生把我的這條手臂割斷了，我也就養了三個月的傷！

瑪 現在都好了嗎？（憐惜地）

徐 現在都好了！謝謝你！也就因為我的傷已經好了！我就可以跟他們算賬去了！

瑪 怎麼？你還預備上前線？

徐 我不是告訴了你，我這次祇是路過上海！長官因為我是江浙人，作戰也相當勇敢，現在我們正在江浙一帶計劃着總反攻，所以長官就呈准了上峰，派我們到鄰近上海的一個小市鎮裏去，那裏已經有了我們一千多個武裝同志！

瑪 呵！永達，我應該怎麼來向你解釋才好呢！

徐 什麼解釋都是用不着的，現在你自己本身，已經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解釋！

瑪 呵，不，永達，這要請你原諒我，原諒我，鼎新說你是確確實實被殺死了，所以我才跟他……

徐 哈哈，鼎新說，我是確確實實被殺死了？哈哈，所以你才跟鼎新戀愛，跟鼎新結婚，也好安慰安慰一個爲民族解放而犧牲的你的過去的愛人，是不是？

瑪 呵，永達……

徐 瑪麗，請你別誤會我跑來跟你跟鼎新爭風吃醋，過去的事，我們不提，瑪麗，無論怎樣，你還是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我爲了你的將來，你的前途，我才特地跑到這兒來一趟，要向你作個懇切的勸告！瑪麗，你記得我以前常常勸告你的話嗎？

瑪 我記得！我常常說我太天真，太意志薄弱……

徐 還有呢？

瑪 還有，你常常說我受了家庭的教育的壞影響，歡喜個人的享受，不能夠吃苦，容易受物質的引誘……

徐 對！瑪麗，你既然記得，你怎麼還會怎樣？難道我的誠心誠意的勸你向上的忠告你祇把它當

作一片耳邊風？

瑪……(羞慚地懊惱地)

徐 楊鼎新！楊鼎新！不錯，他過去，是我的也是你的好朋友，可是，瑪麗，你知道他現在是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了？

瑪 我……我……我不知道！

徐 瑪麗，你真的不知道嗎？難道說他現在有了漂亮的小洋房，有了漂亮的小汽車，以前跟我一樣的窮光蛋，現在變得這樣的闊綽，這樣的富麗，瑪麗，你却不加思索一下，就被他的小汽車，小洋房所迷住了嗎？瑪麗，你真是太天真了！

瑪 他……他告訴我，那是他中了第二期的慈善獎券的頭獎……

徐 中了慈善獎券的頭獎？那祇是騙騙像你這樣世故人情什麼都不懂得的小孩子！瑪麗，楊鼎新已經是個出賣了民族，出賣了朋友，不仁不義不忠不信的國家的罪人了！他把我們許多留在上海做工作的朋友的性命去換得了他自己的富貴！

瑪 呵，真的嗎？

徐 瑪麗，我爲什麼要來騙你？難道我徐永達也像他這樣的卑鄙無恥？出賣了民族，出賣了朋友還不夠，還要用我死了的謊話，同時用物質的享受來騙取你的愛情！

瑪 (頓喪地) 呵……想不到……

徐 誰又曾想到，以前口口聲聲要精忠報國的很熱心的朋友，變得就那麼快，變得就那麼狠毒！

瑪 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

徐 怎麼辦？如果你還有一點良心，如果你還有一點兒愛國的思想，那麼，瑪麗，你還願意嫁個這樣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還願意跟這樣一種人生活在一起？

瑪 當然不願意的，可……可是……

徐 可是什麼？

瑪 可是，你看，我現在已經穿上了新娘的衣裳，我跟楊鼎新剛才已經舉行過了結婚的儀式……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徐 難道現在就晚了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思想，瑪麗，那是不應該再存在現代的中國新女性頭腦裏了，何況你跟楊鼎新還祇是舉行了結婚的儀式！

瑪 若是我馬上就離開他，那不是要給人笑話的嗎？

徐 瑪麗，我不是要來拆散你們一段美滿的姻緣，一切都由你自己去決定，爲了你自己，爲了你的前途，我勸你趕快離開這樣賣國的奸賊！我誠然是愛你，但我早就把我個人的私事置之度外，匈奴不滅，何以家爲？何況像我這樣，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自己能夠親眼看見最後的勝利不能，但是祇要我活着一天，我要爲我的國家做十天解放的工作！若是僥倖，到民族解放的事業完成的時候，我還活着，我當然希望能夠跟我愛着的人生活在一起，若是不能，那末，祇要我的愛人沒有失身在出賣民族利益的國賊手裏，那我也就死都瞑目了！

瑪 呵，永達……（哭泣）

（時叩門聲起。瑪麗驚慌。）

瑪 誰？

楊 (門外) 是我, 瑪麗!

瑪 你等一等!

楊 (門外) 你快開呀, 我有要緊的事跟你說!

瑪 我就來, 我就來!

(瑪麗驚慌失措地)

瑪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是鼎新的聲音! 你快躲一躲吧!

(叩門聲)

楊 瑪麗, 瑪麗, 快開呀! 快開呀!

瑪 就來了, 就來了! (對徐) 你趕快躲一躲吧, 就躲在壁櫥裏吧!

(瑪麗開壁櫥門, 徐無可奈何地進去。)

(瑪麗剛要轉身去開門, 門已經由茶役開了, 進來了楊鼎新。)

楊 瑪麗, 幹什麼不開門呀?

瑪 (形色慌張地) 我……我……我在換換換換衣服呢!

楊 這麼久, 怎麼衣服還沒有換下來嗎?

(瑪看看身上還穿着新娘裝, 更窘。)

瑪 我……我……我剛從小小間裏出來!

(楊急忙開着浴室的門進去, 旋即出來。)

楊 (怒形於色) 人呢?

瑪 誰?

楊 你一個人在房裏?

瑪 是是的, 是我一個人在房裏!

楊 你還瞞我? 剛才我明明聽見你在跟一個男人在說話, 而且這個男人的聲音很熟!

瑪 沒……沒沒沒有!

楊 好!

(說完就到窗邊去望望，沒有影踪，就撲向了壁櫥，楊拉開櫥門，徐從櫥裏執着手槍出來！)

楊 呵，是你！

徐 不錯，是我！

楊 你……你怎麼沒有死？

徐 哈哈，你奇怪吧？我還沒有死！因為我還不肯死！因為我還想看一看出賣了民族，出賣了朋友的狗賊是變成怎麼樣一種醜態，是會得到怎麼樣一個下場！

楊 永……永達，你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你請把手槍放下，咱們來來來談一談別離後的情形，我們是很很好的朋友，不是嗎？

徐 我們過去是很好的朋友，可是現在，你是我怨仇最深的敵人……

楊 這……這可不能怪我……人人都說你是死了，所以我才跟瑪麗結……結婚的……

徐 哈，你以為我是指你奪去了我的愛人，做了我的情敵嗎？鼎新，決不是的！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私人的怨仇是算不得什麼的！我問你，你自己幹了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的事情，你自



已都不知道嗎？

楊 什……什麼，你……你說什麼？

徐 我……我是說你楊鼎新現在是個不忠不信，不仁不義的小人，是個出賣國家，出賣朋友的奸賊！

楊 那……那……那是你誤會了，來……來來……你先把槍放下，請坐下來，讓讓讓我來來來跟跟跟你解解釋釋一下！

徐 不用了！你也別怕，我雖然有槍，我還有更大的用處！你幹的事情瞞得過瑪麗，瞞得過你的幾個親戚朋友，可總瞞不盡天下人的耳目！你的賬，也終有一天會有人來跟你清算的！我去了，瑪麗，本來我這一次來是不應該的，但是我終不忍心讓一個我所愛着的天真無邪的女孩，在不明不白中斷送在魔鬼的手裏！希望你從今以後，珍重你自己的前途，別再醉生夢死地祇圖目前的快活，目前的享受！一個人生來是要為國家，為社會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好好地重頭做個人吧！我去了，到我們民族獲得真正的解放的時候，瑪麗，也就是我們再

見的時候！

(說畢徐走至窗前，爬着窗出)

(瑪麗依戀地跑至窗口)

瑪 永達，再見……

(楊亟忙跑至門口，擬開門，為給瑪麗拖住了。)

瑪 鼎新，你要幹什麼？

楊 你害我！

(楊用力地把瑪麗一推，給推倒在地上。)

(楊開門出去，大聲呼喊)

楊 (門外) 捉強盜，捉強盜，強盜從窗口逃出去了，捉強盜！捉強盜！

(門外人聲鼎沸，警笛聲，呼捉聲混在一起。)

(瑪麗急忙從地上爬起，趨至窗口。)

頁 辰 吉 日

四三

瑪 永達！永達！

(門外依然人聲鼎沸，突聞槍聲數响。瑪麗驚叫。)

瑪 呵，永達！

(瑪麗突然變得麻木了！回身過來，呆呆地說：)

瑪 「到我們民族獲得真正解放的時候，瑪麗，也就是我們再見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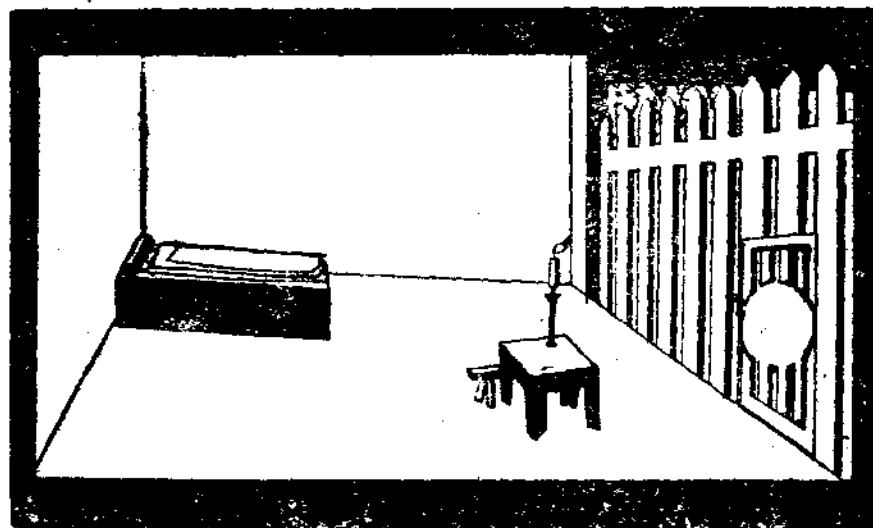
(瑪麗說罷，用力把新裝撕破，頹然倒在床上哭泣了下來。)

——幕下

(編者註) 各劇團如上演本劇，有所商議，可致函蔣旂先生，請寄潮鋒出版社轉。

# 亭 波 風

青 上 江



人物：

岳飛

岳雲

倪完

禁卒甲、乙、丙

張憲

万俟卨

元龜年

差役（秦丞相府差役）

張保

銀瓶娘

與兒

風波亭

劊子手六人

時間：

南宋紹興十一年臘月除夜

地點：

臨安大理寺獄中

佈景：

這是仁和縣西大理寺獄的號子內。一邊是土坑，一邊是一張破舊的桌子和條檯，從半側面的柵欄外望見一梁高牆，牆上攀着枯萎了的爬牆虎，牆頭還可以窺見一片佈着疏星的天空。這時夜已將闌，正降着鵝毛大雪，一片銀光反射進黯淡的號子裏。

幕啓時：

岳飛身帶錄鏢，寂寞地靜坐着，秉燭觀書，牆外鑼鼓喧天，鞭炮之聲與街上市人歡笑之聲交織，更顯得獄中景况的淒涼。

岳飛

（起立挑燈，燭花爆發，牆外送入一片嘻笑之聲。岳搖頭歎氣，屢欲廢書輟止，旋又安坐繼續觀書。）又到了除夜

哩！想起從前，汴京還沒有失陷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的高興。簫鼓迎春，鷄人警唱，一直熱鬧到玉漏聲殘，金門已啓的當兒。那真是普天同慶，萬民歡騰的佳節；不管是貧是富，一家家的百姓都圍爐團坐，飲酒唱歌。可恨事情竟壞在一班奸賊手裏，弄得二聖被金人所擄，汴京也丟掉了，百姓們顛沛流離……那真是一個夢！汴京失陷，屈指計算也有十六年了。大宋的天下如今只剩得這半壁河山，已經落得個偏安的小朝廷生活，而人們還是這般歌舞昇平，醉生夢死，怎不教人傷心落淚呵！

（岳雲潛入）

岳雲 父親還不睡嗎？天時這般寒冷，外面又下着大雪。您的身子自從那次大審受刑以後，就一直沒復元，當心凍着又要病倒，還是靜心安息安息吧！

岳飛 （驚訝）哦，你是怎麼進來的？

岳雲 孩兒同禁子說了一番好話，才放我進來的。這裏的禁子，倒也不會都是壞蛋，也有挺明白事理的，孩子同他們談起秦檜的賣國勾當，他們沒有不替父親抱屈的。

岳飛 (默然不語)……

岳雲 (看見桌上的書卷)這般夜深，父親還在看書？(走近，拿起書卷)左傳？

岳飛 孩兒有所不知。爲父的從小就好讀左氏春秋和孫吳兵法，常常整夜不睡。因爲家貧無錢買臘燭，不得不靠着白天拾枯柴來糊口。現在被困在天牢裏，無可消遣，又有這一支殘臘，正好靜心地讀一讀。

岳雲 可是父親也不要忘記保重身體要緊，孩兒在這裏不能躬親侍奉，實在罪孽深重。

岳飛 (嗟嘆)眼看着國破家亡，不能挽救；眼看着狼烟四起，不能掃滅；男兒生不能報國，留得這賤軀，更有何用！

岳雲 父親，您怎麼又平白地勾起您的傷心事？

岳飛 唉！這冤枉事自有天知道！真教人沒話可說！(仰天長嘆)想不到我岳飛，立下多大汗馬功勞，到如今祇落得披枷帶鎖。那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更不知要吃秦檜這班奸臣們多大的苦？

岳雲 聽說就是韓世忠韓元帥也被召回臨安，罷了官職；如今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時常換



了青衣小帽，跨着一匹驢，攜一壺酒，在西湖邊徜徉玩耍呢。

岳飛 唉！當初一班立國安邦的忠良將，到如今都成了風流雲散，打入天羅地網。我一個人的禍福，倒不要緊，恐怕大宋的江山就要斷送在這班奸賊手中哩。

岳雲 剛才禁子偷偷的告訴孩兒，秦檜又在向金邦求和了。

岳飛 和和和！自從建炎元年起，就不斷的派使臣去議和了，可是結果又怎樣呢？假使金邦真有「和」的話，早不待現在還嚷着「和」哩！從前李綱李尙書說過：「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胆，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那末二帝不待迎請而自歸。不然，雖是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也是罔然。」想起這話真對。可惜李尙書死後，敢在皇上面前說話的人也少了。（轉念）那末，孩兒，據你聽說這次的和議情形又怎樣呢？

岳雲 據說，劉光遠回來之後，秦檜就保荐魏良臣做稟議使，和金人議定三項條款。第一，重劃疆界，以淮水中流爲兩國國界，割唐鄧二州和陝西餘地給金。第二，每年向金邦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第三

岳飛 第三，什麼？

岳雲 這第三，真使我們太難堪了。聽說皇上也居然接受了。說是：「既蒙金國恩造，許南朝稱藩，我們世世子孫願意謹守臣節，在金國皇帝生辰和正旦的時候，遣派使臣去道賀叩安。」

(岳飛怒目裂眦，舉拳重擊桌，桌上粥碗被震落地碎破。)

(岳雲看見父親震怒便不往下說了。低着頭拾起地上的碗片。)

岳雲 (手裏捧着碎碗) 我替父親去熱碗粥來吧。前些日子倪完倪獄官送來的糖豆粥，還剩下小半鍋呢。

岳飛 (回首) 孩兒你自管去用吧。

岳雲 父親請少待一會，孩兒熱了粥就來。(下)

(岳飛獨自徘徊躑躅，少停，憑欄仰首望天，高聲歌，唱歌聲悲壯。)

岳飛 昨夜寒蛩不住鳴，

驚回千里夢，

已三更。

起來獨自遶階行，

人悄悄，

簾外月籠明。

白首爲功名，

舊山松竹老，

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

絃斷有誰聽？

(獻官倪完聞聲自內喝止)

倪完

(在內) 誰? 這樣夜深, 還在雞貓狗叫的嚷喚? (出) 哦, 我當是誰, 原來是岳元帥! 您還不安息

嗎？

(外面鑼鼓爆竹之聲又作)

岳飛 你不見外面這樣吵鬧，怎合得上眼。

倪完 是的，今天晚上是大除夕。家家戶戶都在忙着守歲，下官剛從家裏喝完屠蘇酒出來，一路上真是熱鬧。紫禁城裏出來的伶工們，穿着繡花雜色衣裳，戴着鬼臉，手裏拿着金鎗銀戟，五色龍風旗幟，打扮成將軍，判官，鍾馗，六丁六甲神兵，各種鬼怪，和灶君，門神的模樣，從皇宮裏一路吹吹打打的走出東華門，直走到龍池灣才散。引得滿街都是看熱鬧的人。還聽說這套把戲爲的是驅邪。

岳飛 (冷笑) 驅邪！真正的邪妖倒不去清除，留他在朝廷裏禍害，我看他們也太可笑。像秦檜這樣的妖孽，難道——

倪完 (急止之) 岳元帥說話可要慎重點呀！這裏是牆有風，壁有耳……

岳飛 唉！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已經是虎入陷阱，聽憑秦檜這廝將我怎生處置吧！

倪完 不過，事情也不能這樣講，秦丞相雖然一心想陷害元帥。可是這案子審了兩個月，過堂也過了十幾次，因為元帥不服，他們也找不出什麼證據；況且朝裏朝外的清議更沒有不說元帥是冤枉的。據下官看來，等事情弄明白，元帥也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岳飛 秦檜的氣欲薰天，威震人主。他連皇上都敢蒙蔽，難道還懼怕什麼清議嗎？正是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要殺我，還怕沒有證據嗎？

倪完 那次大審，聽說萬俟卨教王俊出來作證，認告元帥蓄意謀反。王俊這傢伙，連我們都知道不是好人，專門包攬訴訟敲詐金錢，臨安城內人人都喚他作「王鵬兒」的。王俊的話又怎能教人信服呢？

岳飛 正是這班狐羣狗黨才會朋比為奸。王俊這廝一向人品卑鄙，從前他在張憲部下貪贓胡為，犯了軍法，被我責打，因此懷恨在心，籍機要來報復罷了。

內聲 岳元帥還沒安息吧？

岳飛 是誰？

(倪完回首望見有禁卒數人攜酒自天井走來)

倪完 哦，是監裏的禁子們特地送酒給元帥管用的。

禁甲 (手攜酒盞) 吓！元帥果然沒睡。小的們一向敬重元帥，元帥是大宋的忠臣，受了冤屈，打入天

牢。小的們實在心裏難受。趁今天是歲底，特地備得封歲酒在此，與元帥解解悶。

岳飛 又要各位費心，我怎敢當？請自方便吧！

禁乙 元帥不肯賞光，就是瞧不起我們弟兄們的面子。

禁丙 元帥不必客氣了。這是一點小意思。

岳飛 如此說來，我倒不好意思辜負你們一番好意。

倪完 唉，想元帥功蓋天下，今日受此牢獄之苦，遭這樣不白之冤。下官和禁子們也是心有餘力

不足，無可奈何。我也就借花獻佛，在這裏陪着元帥喝幾盃吧！(舉盃相邀，衆舉盃同飲)

岳飛 祇是屢次打擾你們，何以爲報答呢？

倪完 我們憑良心做事，但願元帥早見天日，於願足矣。還談什麼報答呢！

禁甲 是的，倪老爺的話很對。

岳飛 那末，多謝了！（舉手拱揖，衆答禮。）

禁乙 （舉盃）元帥請！

禁丙 我們乾了這一盃，恭祝元帥早日昭雪。

岳飛 但願蒼天開了眼，我岳飛父子若能出得獄去，必定一心報國掃盡韃子，方稱了我的心願，也算不枉費各位今晚的一番美意。

倪完 好，等殺盡韃子，我們再替元帥擺設慶功酒宴吧！

禁乙 來，再乾一盃！

岳飛 好，我岳飛平日是不多喝酒的，今晚就痛痛快快地和你們暢飲一回。（飲畢）你們都知道

我年輕時候，最好喝酒。有一次皇上告戒我說：「等到你將來打到河朔，光復大宋的江山，再喝酒吧！」我從那時起，就連一滴酒也不敢進口。在朱仙鎮的時候，我曾經和將官們立過誓，要打到黃龍府，再和他們痛飲一番。可恨秦檜矯詔，一日連發十二道金牌，命我班師回朝。這

黃龍府也不知那一天才能克服了？（黯然）

衆 祇要人心不死，我們總有一天會打到黃龍，直搗韃子的賊窠，把大宋的神威重樹立在白山黑水之間的。

（岳雲捧粥入，張憲隨入）

岳雲 父親，粥熱好哩。

倪完 吓，岳將軍和張將軍也來哩。請坐下喝幾盃吧。

衆 兩位將軍請坐，大家乾幾盃！

（外面仍舊有稀落的幾聲鑼鼓爆竹，雲、憲接盃略飲幾口。岳雲把粥放在岳飛桌上。）

岳飛 （揮手）不用了！

（岳雲持粥碗放在檯邊，一面說話。）

岳雲 今晚上我們在這裏喝酒，倒想起當年汴梁的情形。要不是那班奸臣誤國，秦檜主和，如今我們怕還在家鄉快快活活地過年呢。



禁丙 (嚼嚙) 唉，那時候，我還年紀輕輕的，在汴梁城內開着小飯鋪。一家五口，過的舒舒服服的。太平日子。不幸在金人攻進京城那天，我的老娘在逃難的時候，被亂兵踩死，老婆給韃子兵擄了去，連同兩個孩子都不知下落。如今隔了一十六載，我的頭髮也快斑白了。(嚙然) 不知那天才能回到家鄉。(激動) 從前有張邦昌，蔡京，童貫這些禍害，現在却又出了秦檜！

(兼聞禁子丙之語皆愴然落淚)

禁甲 我常常做夢也夢見自己在黃河邊割麥子呢。

禁丙 他們這班大紅大紫的官兒，到底是什麼居心？連家鄉都忘掉了嗎？

倪元 唉，別提了！去年我聽說岳元帥打到朱仙鎮，眼見就要收復河南的時候，我快活得連眼淚水都淌出來了。當時我恨不得飛去投進岳家軍，跟着多殺幾個韃子，出出氣，順便趕到家鄉住幾天呢。

(遠處監內有鞭笞辱罵的聲音與女人呼喚的慘聲)

男聲 (粗暴地) 打死你這賤丫頭。你招認不招認？

風 波 亭

女聲 我抵死也不服你們！你們這班賣國的好黨！

(鞭笞聲更重)

女聲 (慘呼) 救命呀！

男聲 不招？再重重的打！

岳飛 (驚異) 爲什麼深更半夜還在監內打人？

倪完 說也可憐，這是秦丞相府內使喚的貼身丫環，名叫興兒的。犯了案子，也被打進天牢。相府

天天派人來調口供，這孩子倔強，死打也總不肯露出口風。

岳飛 哦，是興兒！她一個女孩兒家，怎受得起這樣苦刑？又有什麼大錯兒，要抓進大理寺審問呢？

倪完 (覺心中有難言之隱，以目示意衆禁卒勿語) 元帥還是不必過問的好。左不過是挺撞了秦丞相。

張憲 興兒是秦檜老婆王氏的心腹丫環，怎麼也會遭他們的毒手呢？從前秦檜和王氏被韃子

擄去的時候，興兒和硯童和他們的主人在患難之中共過生死。秦檜夫婦被韃子的酋長賞

賜給撻懶作奴僕，興兒還捨不得離開他們的。後來，秦檜夫婦帶着興兒逃出金邦，在漣水軍

界被我們宋軍捉住，起初還當奸細辦，虧得有個王秀才保了他們主僕的性命。怎麼如今與兒也會和他們翻了臉呢？

禁甲 （脫口而出）這才叫作有骨氣有胆量的女英雄呢！

倪完 （急以目示意止之）喂，你大約是喝醉了吧？別胡言亂語的！（轉念）哦，時候不早，酒也喝得差不多。元帥和兩位將軍早點安息吧。

禁甲 那末，我們也不敢再打擾了。

（衆禁卒欲行，倪完見岳飛父子與張憲關關不樂狀，又回步溫語慰之）

倪完 元帥和兩位將軍儘管放心。案子遲早會了結的。朝廷裏保元帥的人不知有多少。就拿這兒大理寺說，薛仁輔薛大人，李君樸李大人，何彥猷何大人，還有皇上宗人府裏的趙士儂趙王爺莫不都說元帥是冤枉的，要皇上辨白辨白。

禁甲 韓世忠韓樞密使前幾天還親自到相府說，他素來知道元帥父子的心，實在沒這件事。不要冤屈了人。他拿去就來力爭，告訴秦丞相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丞相聽說對他

也沒辦法。

岳雲 可是，韓樞密使現在也能了官，天天騎着小驢逛西湖呢！

禁丙 朝裏有這許多人敢說直話，秦檜也會明白衆怒難犯的。

倪完 還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劉允升，也上書替元帥伸雪呢！

岳飛 我怕什麼？生殺由他生殺。祇是老百姓可太苦哩！

（禁丙報：「万俟卨查監哩！万俟卨查監哩！」倪完及三禁卒均現驚慌失措。）

倪完 哎呀！万俟卨來查監了！兩位將軍還是快些回號子裏去吧！

（禁卒岳雲張憲快步退出。倪完急忙收拾酒具，鎖上監門出。）

（廊上一片囉唳吆喝的聲音，接着是鐵索銅鑰的雜亂之聲和監門闔閉上鎖的響聲。幾分鐘後，整個的肅靜，祇聽見自

遠而近的足步聲。）

万俟卨 岳飛在嗎？

倪完 在！

(這時万俟卨和元龜年已經走近柵欄前，止步厲聲吆喝。後面隨着禁卒數名。)

万俟 開關!

倪完 是!(開監開鎖)

(万俟卨、元龜年等入。)

万俟 (喧赫地)帶岳雲張憲!

倪完 (傳語)帶岳雲張憲!

禁甲 (高聲)帶岳雲張憲!

(岳雲張憲披枷帶鎖押上)

万俟 案子審問將近有兩個月，你們還是不招。你們以為拖下去，罪就可以免了嗎？(冷笑)好看！你們有多大能耐！

元 我看你們可憐，還是自己招了，省得又動大刑，教皮肉吃苦。

(岳飛父子與張憲均屹立不語)

風 波 亭



万俟 (擊案) 人家誇你們岳家父子是英雄好漢，你們也自認作英雄好漢。好漢做事一人當。你們就該爽快實招了。何必裝聾賣啞，不言不語呢？

(岳張仍默不作聲)

元 我來問你們，上次提堂，你們吃的苦還不夠嗎？人總應該自己放明白些。英雄好漢做事更應該光明磊落。(稍停) 我看你們一點也不配做英雄好漢。(又停) 哎，怎麼啦？你們看秦丞相做人多麼光明磊落，真是一位大丈夫！你們呢？(鄙夷狀) 真連一個小偷都不如！

(岳張均不屑置理，昂立不動)

万俟 (怒拍桌) 大刑待候！賤骨頭！好歹都不識！

元 (諛媚狀) 大人請不必動怒。讓卑職來辦。(假意的) 好，我們坐下來談吧。(呼喝) 來人！

禁卒 有！

元 (命令) 把他們的枷鎖卸下來！

(禁卒動手卸枷鎖，岳父子及張均拒之。)

岳飛 你們這班狗才，不必虛情假意。我們已經進了你們的陷穽，要殺就殺，要剮就剮，多問些什麼！

万俟 (怒目) 呵！

元 (攔阻之) 大人，請息怒！(轉向岳) 哦，你到底說話了呀！好，我再問你。上次提堂問你爲什麼私通番邦，按兵不動；又令部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預備謀反等等。你都不承認。現在我已經遣人前去鄂州你的家裏，取得前後頒降的詔敕和你的行軍日記，證明你的罪狀實在不假。你還有話辯白麼？

岳飛 你們說的是淮西的事嗎？

万俟 正是。你在鄂州的時候，朝廷屢次宣召，命你提兵東下，策應淮西。你却途遷延不進。意在袖手旁觀，窺伺朝廷勝負。兵勝則進，兵敗則反。明明白白有這陰謀，何得抵賴不招？

岳飛 皇上詔命岳飛提兵東下，沿途進殺金兵。累有皇帝的御札，命我暫停調度兵馬，不須前進。都有御書爲憑，怎說是俺陰謀反亂，按兵不動！你們既到我鄂州家中取來御書，正可對證一

下。

万俟 再說，你和諸將領兵北討，部下人馬駐紮在朱仙鎮上。朝廷宜召諸將回兵。劉錡等都先後即日領兵回鎮，獨有你不肯班師。前後一十二道金牌召你，你亦遲遲而行。這顯見得是心懷異志。你更有什麼可說的？

岳飛 我一生立志要恢復中原，迎還二聖。用力十年，方纔追殺金兀朮到朱仙鎮，離汴京只餘四十五里，兀朮望風而逃。兩河豪傑父老，頭頂香盤，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時只須朝廷寬我幾日限期，必能克復舊京，然後進取燕雲，直抵黃龍。報國仇于萬一。取帝宮太后回朝，是我平生之願。有何異志？正是皇天后土，可表我心！

万俟 (震怒) 休得胡言亂語！招了便罷，若是不招，性命就在目下了！

岳飛 我無負於國家，無負於百姓，有什麼可招的。

万俟 好漂亮的詞兒。

元 相公既不謀反，還記得當年遊天竺之日，壁上留題的話麼？——「寒門何載富貴乎？」試問，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万俟 既出此言，豈不是要反？

岳飛 (長呼一聲) 你們都是秦檜門下豢養的奴才。我對你們有何可說的！我方知道既落奸賊之手，使我的爲國忠心，一旦都休了！(合眼昂立) 好吧！你們硬逼我招，我就招了吧！(略頓) 拿刀來，給我自己招！(欲自刎，刀被奪)。

(秦相府差役持黃柑疾馳上)

差役 啓稟大人，今有丞相密令一道，請大人過目。(手呈獻黃柑)

万俟 (審視黃柑有頃，遞交元龜年)……

(元龜年與万俟高耳語，万俟奸笑領首)

万俟 把犯人押回去！父子各在一監，三人不得相見。聽候命令辦理！(轉向禁役) 打道回相府！

(万俟與元龜年率役退下，倪完吩咐禁子押岳雲張憲下)

岳雲 父親！

風 波 亭

張憲 元帥！

岳飛 (肝胆欲裂)：你——們——走——吧！

(岳雲、張憲及禁子正預備下去，恰巧外面有人擊監門聲。倪完與衆驚趕去應門，就把他們放開。)

人聲 開門呀！開門！

禁子聲 是誰？深更半夜來叩監？

人聲 你且別管。先開開門好說話。

倪聲 這裏是大理寺的監獄。怎麼能夠隨便放人進來。你少嚷嚷的啦！

人聲 禁大哥，我有要緊事，請你行個方便吧！

禁子聲 說了半天，你是什麼人呀？

人聲 我是濠梁總兵岳爺的馬頭張保。

岳飛 (詫異) 吓，張保如何到此？

倪聲 哦，你原來是探望岳元帥來的。爲什麼早不說呢？(略頓) 還有那個童子呢？

張保聲 哦，他是我的兒子。多謝多謝，行個方便，放我們父子進來吧。

倪聲 你既是這等說，我做個方便，放你們進來。不過，你們進來了可不要聲張。秦丞相不時差人

打聽的。（開監門聲）進來吧！

張保聲 曉得曉得。（略頓）啊，元帥和公子在那裏？

禁子聲 嘿，叫你不要聲張，你怎麼嚷起來了？

張保聲 是。是。

禁子聲 隨我來！

（張保穿破舊的便服，着草鞋，提了一個筐籃，隨倪完和禁甲同走近柵欄，後面跟着一個童子打扮的人，就是岳飛的幼

女銀瓶。倪開門，放張保銀瓶入。）

張保 （跪禮）張保參見元帥。（仰首見岳雲張憲重跪施禮）吓，二位將軍也在此。

銀瓶 （搶步跪岳飛脚前哭）父親！（起身伏岳雲肩哭）哥哥！（見張憲）張將軍！

（岳飛去銀瓶風帽，露秀髮，手撫其髮，泫然不語片刻。）

岳飛 張保，你不在濠梁，到此作甚？

張保 如今奸佞當道，小人不願爲官，已經辭職回轉湯陰，聞聽得二位少將軍也在京中，因此奉了夫人之命，帶領銀瓶小娘子，一同前來探望元帥。

岳飛 你既不願爲官，就該回到家鄉纔是。

張保 小人實在放心不下元帥。

銀瓶 孩兒捨不得爸爸。

(衆落淚)

岳雲 你們一路上定是辛苦了。(歎氣)唉，其實來了又有什麼用呢！

銀瓶 自從爸爸在朱仙鎮上被聖旨宣召進京之後，不久哥哥和張將軍又奉了皇命動身。隔了好幾個月，音訊毫無，正不知爲着何事，教人好生罣念。所以，妹子纔改扮男裝前來，探聽爸爸和哥哥的行藏。

張保 夫人一定不肯放小娘子去。小的也曾經勸阻過她。祇是她一心要來。小的也只好侍奉着

小娘子來走一遭了

岳雲 妹妹，媽媽這一向身體好嗎？

銀瓶 自從哥哥走後，她老人家因為日夜惦念着，一直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岳飛父子張憲均默然)

張保 (想起筐籃中的酒食) 小的來得匆忙，傍晚方趕到京城，故而預備得不周全。這裏有點酒飯，請

元帥和二位將軍用些罷。

銀瓶 (捧酒飯敬父) 爹爹，您可吃一口。

岳飛 孩兒，我兩脇腫痛，吃不下去。

銀瓶 (轉向雲憲) 哥哥和張將軍吃了罷。

岳雲

我們越發吃不下了。

張憲

倪完 (感動傷心) 唉！

風 波 亭

張保 元帥，您有什麼門路，可說與張保知道。張保自當和元帥出力，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岳雲 門路？進了這座門，就不用想活着出去。有什麼門路！

岳飛 張保你跟隨我多年，難道不知道我的性情和心跡嗎？你既是一番好心冒險前來看我，我非常感激。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就應該來清去白。現在你不必多言，免得辜負了你的好意。快些出去，不要連累了他們。

張保 是，元帥。（轉向雲憲）將軍！

張憲 爲臣盡忠。

岳雲 （接白）爲子盡孝。

岳飛 張保，出去吧！

張保 （無可奈何地）是，是，是，小人遵命。（拭淚）

倪完 （催促）快出去吧。倘有官府到來，不大妥當。

（監門外有人叩擊，禁乙倉皇走報）

禁乙 倪老爺，快去快去，相府有差官下來啦！

（衆愕然）

（倪完急下）

禁乙 （對張保銀瓶）你們耽擱了不少時辰啦，這會兒相府差官下來，說不定又有什麼大事發生。我看，你們還是快點走吧！

張保 是，知道了。（留戀的）元帥將軍！

銀瓶 （抱父大哭）爹爹！

（禁乙牽張保銀瓶出監，銀瓶屢次回頭露依依不捨的樣子，嘴裏不斷叫喊着：「爹爹！」「哥哥！」）

張保 （走到欄外廊上的柱旁）唉！想俺張保多蒙元帥愛護，現在元帥被秦檜陷害，小的怎能忍心看見元帥和將軍受這樣的冤屈。元帥既情願盡忠一死，二位將軍又情願盡孝。俺雖然是個粗人，難道不如王橫一般盡義而死嗎？也能待我拜過元帥，碰死了吧！

（張保向岳飛深深一揖，然後舉頭向柱猛撞倒斃）

銀瓶 (大驚) 哎呀!不好了!張保碰死了!(哭)

岳雲

(大驚) 啊!(手扶欄,望張保屍)張保!張保!

張憲

岳飛 (狂笑) 哈……哈……哈……哈……(沈靜)張保!張保!張保!——他去了?(掩面痛哭)

(衆痛哭)

(倪完慌慌張張地趕來,手中緊握一紙條,看見張保的屍身,又看見大家哭泣,木然僵立在柵邊,半晌不語。)

岳飛 倪獄官爲何這等驚慌?(瞥見倪手中紙條)莫非是——

倪完 (突跪地)這……這……下官不敢說。

岳飛 但說何妨。

倪完 這……下官還是不敢說。

岳飛 我明白了。敢是要我去?

倪完 是,相府的命令已到。只是下官等怎敢



岳飛 這是上面的命令與你沒有干係。請起來吧！（仰首昂立）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倪完及衆禁卒同感泣）

岳飛 （視憲）張憲，是我連累了你。

張憲 元帥怎麼這樣說，難道末將不如張保不成？

岳飛 （視岳雲）孩兒，可憐你還年少有爲，敵人還盤踞着中原，我們的父老同胞還在他們的鐵蹄

之下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國家正需要你們這樣的人去殺退敵人，光復神州，而他們竟把

你們……（語不成聲）

岳雲 自古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大丈夫視死如歸，有什麼可懼怕的？祇恨我們的血不是流

在敵人的面前，而是被奸賊謀害了。孩兒等以身殉國，樹大義於人間，正可以激勵我們未死

的同胞，覺醒起來，內除奸賊，外抗強敵！到那時候，總有一天，我們的子子孫孫會直搗黃龍收

復失地的！

岳飛 （仰天捶胸呼號）蒼天啊蒼天！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

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到如今都成了一枕黃粱夢！

倪完 時辰到了！請元帥和兩位將軍，到風波亭上……

岳飛（堅決地）我們都已經準備好啦！

（禁卒把岳飛父亲和張憲分別捆綁。岳飛上衣被撕裂，背上露出血漬斑斑的四個大字「盡忠報國」。）

（狂風怒號，雷電交加。）

（監聽，淒厲，悲壯。）

禁甲 唔，外面風大得很，天也陰沉沉的，要下雨了。元帥，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家鄉和父母

妻兒，還被敵人蹂躪姦淫。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是誰殺害了你們的。

（與兒由劊子手押經廊前，綁赴刑場，口中誓罵不絕。）

與兒（一眼瞥見岳飛等）呵，岳元帥，您難道竟也落得這樣下場嗎？……呵，您不能死！不能死！……

我們大宋是不會滅亡的！

劊子手（推與兒）走走（下）

(劍子手分別押岳飛，岳雲，尋悉赴刑場。)

(風，雨，雷聲更大。監囑和鐵索鏗互擊之聲更響。)

銀瓶 (瘋狂的)我——要——報——仇!

(狂風大作，燈光皆滅，黑霧迷天，飛砂走石。)

(監囑人聲怒吼。)

——幕下

(編者註)江上青先生的「風波亭」係「精忠報國」之最後一幕，特為本叢刊而寫，故可作為獨幕劇演出。

「精忠報國」一劇為史劇，據作者自云：根據歷史但不拘泥於史實，參攷軼事，說部，元曲，雜劇，崑曲，皮簧，近代劇數種。共分五幕，自郾城敗金人起——朱仙鎮班師——死難止，敘述岳飛的盡忠盡節。因為是史劇，所以岳飛只是岳飛本人，是代表民族的正氣而已。

# 夜 秋

之 幸 許



人物：

金順 (少年)

桂香 (少女)

張三 (少女之姘夫，當地的土棍。)

時間：

秋夜

地點：

江邊上之燈塔下層

佈景：

這是一座臨近江岸的，古舊的燈塔的下層。四周牆壁，用大塊的石頭堆砌得很厚，甚至從半圓形的天花板上，也可以隱約地看見石根。右角有石階數級，攀援而上便是燈塔，中央壁上開着很堅厚的窗，像牢間的窗似的用鐵欄杆構成。左牆角上有一扇厚重的木板門，門上有

鐵疤與鐵釘的痕跡，但因多年風雨的襲擊，已經破爛不堪。舞台左首中央，置有方桌一只，條櫈兩條，右首中央置有木床一隻，用行李毯和破棉絮遮住，壁上掛着油盞，火光如豆。滿屋顯出陰沉憂鬱的情景。

幕啓時：

屋外的風雨狂嘯着，窗外的天色籠罩着可怕的黑暗，波浪不時地打擊着迎面的鐵窗，白色的浪花，高過窗頭，泡沫不時像雨點似的沖進窗來，床邊的破垂幕，不時地被狂風捲動着。門緊緊地關閉着，除掉屋外的風聲、雨聲、和波浪喧嘩之外，屋內的牆壁間滴落着漏水。周圍全是荒涼、死寂，天空流着無盡的眼淚，屋內是陰鬱、孤獨，似乎萬有都已呈現着死亡的景象。靜寂了半響，忽然間，門慢慢開啓，一個穿着黑衣，頭上繫着黑包頭的少女，手上提着一盞馬燈，悄悄地進來。四周打量了一下，將門關上，然後至桌邊，將提燈放在桌上，屋中方始放出微光。再往右梯旁傾聽樓上的動靜，祇聞老人的咳嗽，方始放心。因為她的衣裳盡被雨水打濕，緊緊地貼在身上，她的臉色蒼白，充滿着哀憐畏懼的神色。雖已在她的臉上裝飾着兩三塊被打傷過的青斑，但並不妨害她那迷人的姿態。她大約是被飢餓壓迫着，四處搜尋着食物。尋至窗旁的竹籠中，發現了大餅。

正在這時，板門又復輕輕地啓開，進來一個頹喪、柔弱、破衣襤褸、拖着沈重的脚步、而滿身淋濕的少年。這個少年的形容憔悴，彷彿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被飢寒交迫着，到這兒來，也不知是尋找食物，或是來尋找避寒地方？還是想進行他偷竊的工作？他的態度畏畏縮縮，胆小如鼠。他的身體發抖，牙齒打戰着，佇立在門邊。等他用那無力的視線打量了全屋過後，他看見一個少女，在那兒搜尋食物，並把食物放在背後時，他不禁咽了一口水，伶俐地走近她的身後。

金順 你在幹什麼？

（少女發了一聲絕叫，倏地跳了起來，將食物及碗筷紛紛落在地上，張大着她的眼睛注視他，充滿了恐怖的表情。少年也用憂鬱而懇求的眼光注視了她一會，她才仔細看出在她面前的並不是那個醜酒醉漢，而是一個和她同等年紀的少年，於是，恐慌才逐漸從她眼中消失。她急速地彎下腰，在地上拾物，少年也急速地像餓狼似的彎下腰，拾着食物，二人搶奪着同一個大餅，不肯放手。）

桂香 （瞪着眼睛）你幹什麼？你放手！

金順 （不肯放）不，你放手！

桂香 爲什麼？這是我的。

秋 夜

金順 我知道是你的，可是我要……

桂香 你要什麼？這是大餅……

金順 是啊，我要的就是大餅……

桂香 你要大餅乾什麼？

金順 (哀求狀) 謝謝你，我餓了三天了……

桂香 餓了三天……我難道不餓嗎？

金順 你總比我好，求求你把這給我吧！我餓死了？

桂香 (發急地) 你放不放手？不放我可要喊啦！

金順 (放下手) 我放，我放，可是……你得分點兒給我……

(少年放開手，少女立起來，走近牀邊，坐下，咬着厚餅，少年追跟她身後，攙索着身體，眼饞地看住她，咽着餓吐。她看看他一眼，蹙起眉頭，停住咬嚼，不禁引起同情地，撕了半個餅於他。)

桂香 (遞給他) 好，拿去蹲在那兒去吃吧！



金順 (抖索地伸手接過去) 啊, 謝謝你, 你真救了我的命了……

(他們兩人靜默地咬着大餅, 像餓狼一樣地吞嚼着食物。潮濕而寒冷的空氣, 凝結在他們周圍。風聲, 雨聲, 波浪的聲音比先前更大了, 雨打在屋外的窗簷上, 愈響愈緊。遠遠地敲着更夫の木鐸。)

金順 (乾咽着, 慢慢抬起頭。) 這兒有沒有水?

桂香 (看了他一下) 水……你要喝水嗎?

金順 我……我口渴極了, 謝謝你, 給我一口水喝!

桂香 (指地上水壺) 那兒有點兒水, 自己去倒吧!

(少年起立, 拾起地上打碎的碗片, 倒水, 一飲而盡。)

金順 (舉碗對她) 你要不要喝?

桂香 (停住咬嚼) 要!

(少年又倒了半碗水遞給她, 她凝神看住他, 接過水。)

桂香 你叫什麼名字?

秋 夜

金順 我叫金順……你呢？

桂香 (輕淡地) 我叫桂香。

金順 桂香？那一定是九月裏生的嘍？

桂香 唔！(喝了一口水) 你是幹什麼嘍！

金順 沒有幹什麼，(憂鬱地看一看門外) 我只是走夜路，從這兒經過。

桂香 走夜路？(從嘴上拿下餅) 你是打那兒來嘍？

金順 (支吾地) 從……從三塘壩逃來的，我已經逃出三天了。

桂香 逃出三天了？現在打算往那兒去？

金順 我打算搭渡船過江，回家鄉去，可是，走到這兒江邊，偏偏遇見一陣大雨，天又黑了，沒有錢，

又沒有渡船，江邊上也沒有躲雨的地方，滿身被雨水淋濕了，肚皮餓得直叫喚，所以就尋到這兒來了。

桂香 所以，就來搶東西吃了是不是？

金順 (難以爲情地) 不,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這……這還是第一次……

桂香 唔,看你可憐,就饒了你第一次吧。……

金順 實在對不起。

桂香 (看他畏畏縮縮地神色,追問他。) 三塘壩……你在三塘壩幹什麼呢?

金順 在……在一家廠裏做工。

桂香 做工爲什麼好好兒的要逃走呢?

金順 這……這我不能對你講。(四邊看看,不安地站起來。) 我……我要走了……

(他走至門邊,忽然被門外一陣閃電,和雷聲,嚇呆,他畏縮地倚在門邊,少女急向前攔阻。)

桂香 金順!金順!你回來!小心被天雷劈死!

金順 (顫抖着嘴唇) 被天雷劈死?……我怕……我怕天雷……

桂香 那麼,你關上門,在這兒待一會兒,等這陣暴風雨過了再走。

金順 (呆瞪着眼睛) 我……我可以待在這兒麼?

桂香 爲什麼不可以。(轉身回頭)我也不會吞掉你。

金順 (再看一看四周,一直看到石階)這兒……這兒沒有別人麼?

桂香 你問誰?

金順 我問這兒沒有另外的主人麼?

桂香 (淡漠地)有是有的!……可是主人不在家。

金順 喔,主人不在家……那麼就是你一個人待在這兒?

桂香 不,樓上還有一個看燈塔的老頭兒。

金順 (驚惶)看燈塔的老頭兒?

桂香 唔,他是我的老爸爸,已經不終用了。

金順 你的老爸爸?(走近她)桂香,他會下來嗎?

桂香 不會,你不用怕,他已五六年沒有下樓來了。

(樓上有老人的呻吟,咳嗽聲,少年急奔至樓梯口傾聽)

金順 聽，他正在咳嗽呢。……（從袋裏掏出火柴盒，從火柴盒裏拿出一段香烟屁股。）可憐他快要死了。

……（坐在桌邊抽吸着）唉，早死早好！

金順 （緩慢地坐在石級上，兩眼瞪住她。）你爲什麼要那樣咒你爸爸呢？

桂香 （重聲地噴烟）爲了他，我過着像狗一樣地生活。（輕輕地像夢囈一般地低聲慢語）再這麼下去，我也會得死咧！

金順 （慢無目標地回答）唉，這種日子實在沒有過頭……

桂香 （揮去烟灰看着他）怎麼……？你也有什麼心思嗎？

金順 （低着頭，咬着手指。）心思倒沒有……祇是有點兒駭怕……

桂香 駭怕什麼？

金順 前途茫茫地，我也不知道應該逃到那兒去才好……

桂香 說起來，你爲什麼逃走？犯了什麼法嗎？

金順 犯法……天曉得……與其說我犯法，不如說人家犯法……

(又是一陣閃電，霹靂。他發狂地高呼着。)

唉！天雷要是來劈我，……還是先把那些狼心狗肺的東西劈死吧！

桂香 (摔掉掉頭，用腳踏滅。) 你到底是幹了什麼勾當來着？照直說！要不然我就去報告。

金順 (驚恐起立) 報告？

桂香 唔，我看你這付神情一定做了什麼虧心事。

金順 虧心事？……沒有，沒有，沒有！我沒有做虧心事……

桂香 那你爲什麼抖抖擻擻地慌張得這個樣兒呢？

金順 我……唉，我有點兒怕……冷！

桂香 扯謊！

金順 不，我一點兒也不扯謊，我又冷……又餓！(咳嗽)

桂香 你剛剛不是已吃飽了嗎？

金順 可是被寒風和大雨淋着，簡直把我凍死了。

桂香 別東拉西扯的，（站起）我問你究竟幹了什麼勾當來着？

金順 （低頭不語）……

桂香 （走近他）怎麼？你爲什麼不說話？

金順 （張惶地抬起頭來四望）我……

桂香 （手叉腰）怎麼，你說呀！

金順 （再埋下頭去）不……不……我不能說！

桂香 什麼？不能說好！自然會有人要你說！

（匆匆拿起提燈，向門邊走去。）

金順 （猛然抬起頭）你上那兒去？

桂香 （威嚇地）我去報告警察來！

金順 報告警察？

桂香 叫他們來抓你。

新 夜

金順 (驚急失聲地) 抓我?

桂香 (咬牙地) 唔,來抓你!

(欲出,少年急奔上攔阻。)

金順 不,我求求你,姑娘!你不能去!你饒了我一條命吧!

(他用身體掩住門,她用手提燈照一照他的面孔,他格外地恐怖。)

桂香 哼,我看你這樣兒,一定犯了天大的罪!

金順 (咽了一口吐沫) 沒有……沒有,我沒有犯罪,是別人犯的罪!

桂香 既是別人犯的罪,要你這樣駭怕幹什麼?

金順 因為……因為(咬牙)我幹了他!

桂香 (倒退) 什麼你幹了他?

金順 (點點頭)……

桂香 (退至桌邊,提燈擺置桌上) 那麼,你殺了人是不是?



金順 (默不作聲)……

桂香 那你爲什麼要逃到這兒來呢?

金順 因爲……(走近地)因爲天黑了,雨下得太大,也沒有錢雇船過江,想到這兒來躲一宵。

桂香 躲一宵你難道忘了你背後拖着一個鬼影子嗎?

金順 (急回頭看自己的背影)鬼影子……

桂香 唔,你逃到這兒來不是害人嗎?

金順 對不起!……此刻我就走

(說着回頭,欲向門邊走,忽然一陣霹靂,迎頭擊來,桂香不禁同情地又呼止他。)

桂香 (高聲地)站住!

金順 (停住脚步)……

桂香 你難道不怕碰着抓你的人麼?

金順 有什麼法子?我不能害你啊!

秋 夜

桂香 你就不能把你的事情告訴我麼？也許我可以幫你點兒忙。

金順 (拾起頭來看看) 幫我點兒忙？(走近她) 桂香！你不怕我連累你嗎？

桂香 (長吁了一口氣) 反正是命裏注定的。只要你做得對，就是連累了也只好甘受啊！

金順 (低聲地懇求) 你不會告訴別人嗎？

桂香 我可以對你發誓……

(又聞樓上一陣咳嗽聲，少年驚念地堵住她的嘴。)

金順 呀！別做聲，別給你老爸聽見！

桂香 你放心，他是個雙子。

金順 雙子？

桂香 唔，在他五十二歲那一年，也像今天這樣狂風暴雨的晚上，一個殛雷劈斷了江邊的大樹，就把他耳朵給炸聾了。

金順 從此以後，就聽不見了嗎？

桂香 連什麼也聽不見了。

金順 (吁了一口氣) 那還好。

桂香 看你駭怕得這個樣兒，究竟怎麼一回事，你說呀！不說我就……

金順 (畏畏縮縮地) 好，我說……我說我……我可以告訴你，我……我是殺了人。

桂香 殺了人？哼，我早就猜着了，你爲什麼要幹這勾當？難道不怕犯法嗎？

金順 我知道犯法。可是，有什麼法子？(咬牙) 我恨死了他。

桂香 他究竟是誰呢？

金順 我那個獨眼龍的××主人。

桂香 獨眼龍的主人？

金順 唔……他只有只眼睛，可是他的心比狼還要毒些。

桂香 那麼你究竟幹什麼買賣？

金順 我在××人辦的玻璃廠裏做童工，吹玻璃。

秋 夜

桂香 這麼大點兒年紀，就在玻璃廠裏吹玻璃？

金順 從十四歲起，現在已經幹了三年了。因為日天日夜地吹玻璃，（咳嗽）現在已經得了癆病。

桂香 （同情地）這麼年紀輕輕地就得了癆病？

金順 唔，這玩藝兒天生就那麼殘酷，吹玻璃的工人，沒有一個不得癆病死的。

桂香 （蹙起眉頭）那你爲什麼要幹這個買賣呢？

金順 有什麼法子？人總得有個手藝啊。何況我沒有父親，家裏又窮，母親就靠我這麼一個兒子過活，不幹這玩藝兒，誰給飯給她吃呢？

桂香 那你就得安分守己的幹你的買賣，爲什麼忽然要殺人呢？

金順 不，那個王八蛋，專門做那些喪盡天良的事。要不然，我怎麼會殺他。

桂香 怎麼他有什麼地方要害你嗎？

金順 豈止害了我，他害死了幾十幾百個我們的同夥，害了成千成萬的中國人……三年來，我眼看見幾十幾百的同夥，很強壯的身體進來，結果都是面黃肌瘦地得了癆病出去。有幾

個人身體太過衰弱了，就昏倒在機器間裏，被玻璃片刺得遍身都是傷痕，血有時把別人的衣服都染紅了。有些倒在熔爐旁邊，把週身燙焦得像燒枯的木頭一樣，就這麼斷了氣。有些被燒紅得好像火棍的玻璃管，烙壞了他們的臉跟手脚，比腐爛了的肚腸還要難看，然後就死在我們的腳底下。可是，我們那個狼心狗肺的××廠主呢，就當沒有看見似的，手拿着鞭子，他說這都是他們自己不當心，找死！誰要是因為救助那些受傷的人而耽擱了工作的話，鞭子就落在誰的身上。然後，獨眼龍就跑過去，就像踢狗子一樣地，把那些受傷的人踢開去，或是教兩個同夥，把那個死屍搬到外面去，就算完事可憐，那些死人的家屬，別說撫恤金，連最後一個月的工錢能拿到手就算好了。因此，工廠裏的同夥們沒有一個不恨他，連那些拍馬屁的工頭，有時候也在背後咒他呢。

桂香 既然這樣，那你們爲什麼跟他做工呢？

金順 那有什麼辦法？他們都是有家有眷的，妻子兒女那麼一大羣，就全靠着這點兒可憐的工錢養活呢。可憐見了那獨眼龍，就彷彿見了鬼似的，好像牛馬一樣，忍氣吞聲地服從他，誰還

敢挺起胸脯來跟他對抗呢……並且，爲了剝削那些工人，讓那些工人把賺去的錢，加倍地還給他，他便在工廠附近，收買了那些流氓地痞，到處開着包飯作，當舖，米店，鴉片館子，遺害了當地上千上萬的老百姓。刮盡了上千上萬的老百姓的血汗。

桂香 他既是這麼一個害人的魔王，爲什麼大家不齊心合力地來幹掉他呢？

金順 幹掉他？誰敢跟他碰一碰。他背後有的是××兵，一來就是好幾十，只要廠裏有點兒動靜，機關槍，就架在大門口了。媽的，獨眼龍本人雖是一隻眼睛，可是，他能打得一手刮刮叫的手槍，當先他在東北做過馬賊，那時候，被人家用槍把他一隻眼睛打穿了……哼，看他雖是一隻眼睛，卻比雙眼睛的人還要兇，誰也別想去惹他一根汗毛……唉，可是，就只有我這傻瓜……我這傻瓜敢惹他，就好像釘錘碰在石頭上，就這麼粉碎了……起先，我敢對天發誓，我並不想這麼幹，良心話，我也沒有那個勇氣這麼幹。我一心祇想和他預付一個月的工錢，請一個禮拜的假，回鄉去看看我的母親，因爲我的母親病得快死了……可是，他不但肯借我一點兒工錢，連告兩三天的病假也都不許。因此，我恨得他入骨……他看到我沒有

心思做工，就開口用中國土話來罵我，我實在不能忍耐地跟他對罵起來，他便用鞭子把我搥得滿身的創痕，（捲起膀子）你瞧，這都是他用鞭子搥的……可是，這麼一來，我的癆病又發了，我日夜不斷地咳嗽着……（咳嗽）在夜晚不能睡覺的時候，我週身疼痛，就起了殺他的心思了……於是，在那前天，就像今兒晚上這麼狂風暴雨的夜裏，我便懷了一把鋼刀，偷偷地走進他的房間，那獨眼龍手扳着手槍正呼呼睡着，我便咬緊牙關，就這麼一刀，截在他的胸上，祇聽見一陣慘呼，他就死了……後來，我……我聽到有人來，我就偷偷地逃走了。

桂香（關心地）你就這樣逃到這兒來了？

金順（點點頭）是的……可是我駭怕極了，我一生也沒有殺過一個鷄，我不知道那時爲什麼會殺死連誰也不敢惹的這麼一個萬惡的魔王。現在想想，真是像做了一個惡夢似的那麼可怕……（電光閃灼，一個猛烈的霹靂）怕……我怕……

桂香（興奮地）你到我身邊來來！你不用怕，你做得對，你幹得痛快！我也過着跟你一樣地狗都不如的生活，（咬牙）可是我恨我，唉，我恨我沒有你這付勇氣。

金順 那，誰害得你到這步田地呢？

桂香 （高聲而直捷地）這都是那個酒鬼張三。

金順 張三……張三是誰呀？

桂香 我的男人，這兒的一個流氓。

金順 他常常欺負你麼？

桂香 豈止欺負我，他酒吃醉了回來，總是打我……罵我……你瞧，（她拉開衣襟給他看）滿身都是傷疤……

（她哭倒在桌上，他向前去安慰她。）

金順 （撫摸她的頭髮）你別哭，桂香，我們的命運都是一個樣……

桂香 可是，他……那個壞種，他欺騙了我……我……我痛苦極了……

（她哭倒在他懷中，他窘迫地撫慰她。）

金順 別這麼傷心吧，桂香，他怎麼樣欺騙你？你說給我聽聽！我也許……



桂香 (抬起頭抱怨地) 說給你聽有什麼用……你，你又是這麼一個膿包！……而且又是個殺了人的罪犯，連自己的生命也都保不住，你能幫我什麼忙？給我走遠些！……男人反正沒有一個好東西！

金順 (推開他(但他又湊近她)) 桂香，桂香，我……我……我愛你……

桂香 愛我？……哈哈……走開吧，愛我……愛我……我已經聽夠了。男人們都是用這麼一套把戲來騙女人，等女人被他們騙到手了，他們就把你用開，又去用這套把戲騙另外的女人。

金順 可是……

桂香 你不用說，我知道，你同別的男人不同是不是？我看到過上千上百的男子，他們都同我說過這樣的話，可是，等他們把你弄到手，你用真心待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變了。什麼愛情，倒霉的……我已經吃盡了愛情的苦頭了……

金順 桂香，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你的年紀還輕呢。你長得又那麼好看……

桂香 是啊，正因為我年紀輕，長得這麼美……我就吃足了年輕美貌的苦頭，我要是長得一臉的麻子，誰也不來理我，倒反而安穩得多。也可以少挨男人的揍了……那個死鬼也不會老釘着我，逼我幹那些紅臉的事了。

金順 怎麼樣，你男人逼你幹什麼？

桂香 唉，別談那些事吧！談起來叫我傷心，我總算瞎了眼睛，愛錯了人，我把我的愛情用在一個酒鬼，賭徒，沒有一點兒心肝的流氓身上……現在，他把我當做他的搖錢樹，跟另外一個婊子要好了，却到我這兒來要錢……

金順 他既然跟別人要好了，你為什麼還要給錢給他？

桂香 唉，我這傻瓜！我明知道他騙我，欺負我，逼我出去賣身，可是，我還是喜歡他，這有什麼法子呢？他越是跟別的婊子們要好，我越是愛他，喜歡他，因為他很迷人，要不然，別的女人為什麼同我一樣地看中他呢？媽的，越是別的娼婦愛上他，我越是要從她們的手裏把他奪回來。

金順 你當初怎麼認識他的呢？為什麼會愛上這麼一個流氓？

(風聲，雨聲一陣陣地加強，浪花不斷地打着窗櫺，雷電斷續地播擊着，她突然靠近他，講述她跟張三的歷史。)

桂香 唉，我記得我認識他是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我獨自一個人坐在江邊上乘風涼，那時候月亮掛在空中，江面上遊着金蛇似的影子，悠悠地起着波浪，江風吹着我的頭髮，我的衣裳，我真快活極了。那時候，江邊上除了我，就沒有別人，我正覺得太過冷清的當兒，忽然聽到一陣笛子的聲音從我背後吹來，後來那笛子的聲音越吹越近了，原來就是這麼一個冤鬼跟着我，他走到我的跟前和我談話了，我沒有理他，可是他又對我唱起調情的歌來，那時候，我的心直跳，我實在受不住他的挑撥，我便跟他答話了……我在月光底下，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我只覺得他長得很好看，一個個子很高，身體很壯的，彪形大漢，而且衣裳也穿得很漂亮，因此，我就愛上他，他就做了我的情人了。

金順 他既然做了你的情人，後來爲什麼又愛上別的女人呢？

桂香 誰知道他呀，這就是我碰到鬼了。媽的一等到他做了我的情人過後，他就慢慢地變了，他騙了我的錢，我的首飾，和別人打給我的金戒指，拿去賭錢，喝酒，開房間。如果我不聽他的話，

他就兇神霸道地對付我，咬着牙齒，死捏着我的膀子不肯放。到後來，他簡直硬逼我要錢，甚至搜刮我的手皮包跟衣袋，要是不給他的話，他就動手打我了……這還不要緊，而且，他後來胆子越弄越大，當着我的面居然調戲起別的女人來了……這時候，我又愛他，又恨他，又嫉妬他，真不知道拿他怎麼樣才好……後來，我聽人家告訴我，他專門玩這套把戲，專門拿吹笛子，唱歌來勾引良家女子，也不知道糟蹋過多少女人……唉，我聽到這話，簡直都把我氣瘋了。

金順 他既是這麼一個薄情郎，你爲什麼還要理他？你也可以另外找一個男人來氣氣他呀！

桂香 另外找一個男人？你以爲我沒有嗎？要上千上百的都有，可是，我已經恨透男人了。我不是吹牛，我並不見得比別人醜些……他却嘲笑我，這畜生！前天被我打聽到他帶了一個情人去開旅館，我就闖進房間去，他們兩個人喝得泥勳爛醉，赤條條地躺在床上。我氣昏了，我就罵了他，「你這個沒有心肝的死鬼，你簡直是個流氓，土匪！專門調戲良家婦女的騙子！」……可是他起來把我周身都打遍，用腳踢我，又扯住我的頭髮，把我臉上打了好幾塊青班……

：這還不打緊，他又把我全身的衣服撕碎，大襟，領子，統統都撕碎了，我就只乘那麼一件漂亮衣服，其餘的全都給他當掉，現在，怎麼辦呢？我連一件出客的衣服都沒有了……唉！這大約就是我的報應，我的天呀！你叫我怎麼辦呢？……

（她哭倒在桌上，抽咽地傷心地哭着，少年無話可答，癡呆了半響。）

金順 你這又何苦來呢？爲什麼要這樣傷心……你發瘋了嗎？

桂香

（突然抬起頭來，咬着牙齒哭着罵着。）哼，我是瘋了！你們難道都是畜生麼？你們這些男人，你

們難道一點兒人心也沒有嗎？我要把你們一個個地踐死，我恨不能把你們的肉，把你們的那些漆黑的心腸挖下來，嚼碎了你們的骨頭，我才甘心。假使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死了，我要在你們那付醜惡的臉上吐一口唾沫，用腳踏爛了你們的死屍，用尿澆在你們的骷髏上，我才開心。你們這些卑鄙的畜生，你們假獻媚，小殷勤，你們搖尾乞憐地像一隻瘟狗。要是有一個女人稍需讓你們一點，你們就欺負她，打她，罵她，驅她，把她蹂躪在你們的腳底下，你們這些畜生，卑陋醜惡的獺皮狗呀！你們簡直沒有一點兒心肝，都是些死豬，喪盡天良的禽獸！

(她用各式各樣地詛咒罵着男人，但在她對面的少年却並不生氣，也無絲毫的反應，他反而垂着頭，坐在木筒上，一動也不動地祇是輕輕地歎息，窗外吹着如泣如訴的狂風暴雨，他縮緊了身子，四肢顫抖着，牙齒磨擦得各各作響。)

(她感到對手並無任何反應的一種寂寞，癡癡地看看他，然後，從衣袋裏掏出一盒火柴，摸出裏面的煙頭，點火抽吸着。老槍地噴了煙，煙絲繚繞在燈的四周。她慢慢站起來，扔去煙頭，用腳踏滅。然後走到他跟前，她彎下腰，用塗着紅指甲的雙手，輕輕地搭在他的肩上，然後，一隻手摸着他的頭，一隻手却放在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和剛才絕對相反地，輕緩而又

膩媚的問話。)

桂香 你，金順，你怎麼啦？

金順 (搖了搖頭，落淚)……

桂香 你怎麼啦？奇怪，你哭什麼？

金順 (看看自己被潮濕的手，推開她的手) 沒有什麼……

桂香 爲什麼？你難過麼？我剛才罵了你是不是？

金順 不……

桂香 那你爲什麼哭？你冷麼？你凍僵了吧？真奇怪了，就像一隻貓頭鷹似的，你爲什麼不開口呀？  
金順 不要緊，沒……沒有什麼？

桂香 你爲什麼牙齒咯咯地打戰？

金順 我祇覺得有點兒冷。

桂香 冷？（關心地）我早就知道你有點兒冷了！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金順 告訴你有什麼用？……這是我自己……自己的事。

桂香 （同情地）不，我可以想法給你取暖。可是……

（她走到窗邊，看看窗外，一陣閃電，打得她發呆了一會。她慢慢走回頭。遠處敲更聲。）

桂香 （自言自語地）時候不早了，那死鬼恐怕是不會回來了。

（她走近床邊，攤開被，他掉過臉來，釘住着她，她鋪了被，又復走近他身邊，像先前一樣地撫慰他。摸摸他的頭髮和臉頰。）

桂香 （溫存而膩媚地）來，金順，你先睡到床上去，用被緊緊地蓋上，這樣可以暖和些，要不然會把你凍壞的。

金順 (慢慢拾起頭簪, 迫不安地) 要使……要使你那個醉鬼回來怎麼辦?

桂香 不會的, 不會的, 此刻已經半夜了, 外面又下着那麼大的雨, 不知道又睡在那一個娼婦的懷裏了, 那兒會回來?

金順 (慢慢站起身來, 催促地) 這樣可以嗎?

桂香 (緊急地) 你爲什麼這麼一點兒胆子都沒有呢? 怕什麼? 看你凍得這付可憐樣子, 趕快去睡得了。

金順 (畏畏縮縮地走近床邊, 坐在床沿上) 可是, 桂香……

桂香 別囉哩嘍嗦, 你就安安穩穩地睡你的得了。你先睡, 如果還怕冷的話, 等一會兒我也陪你躺下。我們兩個人抱得緊緊地, 你就會熱了。

金順 (已經躺下) 抱得緊緊的?

桂香 (替他蓋被) 唔, 爲什麼不可以, 那麼樣只有格外暖和些……

金順 這……



桂香 ——要不然，我們就背對背睡好了……我們就這樣將就過一夜，等這陣暴風雨過了，明天天亮，我送你過江就是了。

(鋪坐在床沿上，就像母親看護孩子似的安慰他，鼓勵他，溫暖他的手。)

桂香 瞧，你的手已經暖了，現在該已經不冷了吧？……

金順 (點點頭)謝謝你！

桂香 不要怕，好孩子，犯罪有什麼要緊？拿出點兒勇氣來，只要那個人是應該殺的，殺死他也就完了。要不然，留他們活在世上，會害死上千上萬的人。

金順 話是不錯，可是，我真駭怕有人來逮我。

桂香 唉，你要放點兒勇氣出來，你要認清楚你是爲民除害呀！傻瓜！你殺了他，可以救活千百個人命，就是遠去槍斃也是值得的。你用你的刀把他刺死，也用你的刀把你那些同夥的鐐銬解開了。你雖是受苦，但你的同夥們會感激你呢。

金順 你說，警察會不會找到這兒來呀？桂香！

桂香 我看不會，這麼晚了，天又刮着這麼大的風暴，那兒會有人來？當真那些吃衙門飯的要錢不要命嗎？他們也是人啊！

金順 可是，桂香，要是真有人來逮我，連累了你怎麼辦？

桂香 連累了我，那只好跟你一塊兒去，你以為我這日子好過嗎？雖說沒有腳鐐手銬，還不是跟犯人一樣受罪嗎？沒有穿，沒有吃，整天整日地挨餓受餓，又碰着這麼一個鬼兒，我早就不想活了。

（這時窗外的風在怒號，雨像傾盆地落着，波浪濤湧衝擊的聲音非常可怕。少年雖說睡在被中，但不免還有些發抖，而且感激之淚，洋溢了他的眼眶。）

桂香 （替他抹去眼淚） 爲什麼？我的傻孩子你爲什麼又 下眼淚呢？

金順 （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唉！我可憐我們這些人的命苦……

桂香 （感觸地用纖手撫摩他的臉） 喂，我的小心肝，不要儘管嘆氣吧，菩薩保佑你，不會被他們抓去的，你安靜點兒吧！安靜點兒睡吧！做一個好夢！我在床邊上守着你我的好孩子！

(她溫存的，膩媚的安慰他，親親地在他臉上吻着，一連幾次的，甜蜜的吻着。此時一個黑影忽然在窗外閃動。)

金順 唉！你待我這樣好……

桂香 不要再嘆氣了，我的小心肝！我喜歡你！你不用怕，有我保護你，你安靜點兒，安安靜靜地睡吧！……睡到明天，等這暴風雨過去了，我送你過江。……讓你回去看你的母親……

(她又彎身親吻之際，忽呀然門開，一陣閃電，一個全身黑衣的彪形大漢闖了進來，猛然一脚，將門踢上，少女驚呆起立，臉色全白。)

桂香。(高聲地)張三！

(張三沒有回答，狠狠地將門門上。)

桂香。(低聲地)張三！

(張三仍舊置之不理，將酒瓶碰地往桌上一擱，煙嘴在嘴角上，腳蹠上長凳。)

桂香。(囁縮地走近他)張三，你回來啦？

(張三吸盡了一大口煙，將酒瓶往嘴裏倒了一大口，又砰的擱在桌上，然後走近門後，將門後掛着的鞭子拿在手中。)

桂香 (向前走去哀求地) 張三, 你等一等, 你不能這樣, 我正要告訴你, 你聽我說!……

張三 (將嘴角上的香烟頭往地上一扔, 試試鞭子) 你給我走開!

桂香 張三, 我求求等我對你說明白了你再動手! 張三, 你不能這樣, 不管清紅皂白就打他!……

張三 (拿着鞭子一步一步逼近她, 少女一步一步往後退) 怎麼樣? 你的骨頭也癢了麼? 是不是?

桂香 (跪在他跟前) 求求你, 張三! 都是我的錯, 你饒了他吧! 他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張三 (一把抓住她的頭髮) 什麼? 你打算給他求情? 是不是? 媽的, (猛力把她一推) 你自己也別想逃得了!

(張三奔至床前, 像猛獸似地把被掀開, 少年畏懼得縮成一團, 少女又復向前搶救。)

桂香 張三! 張三! 你要打打我, 不要打他, 他沒有罪, 他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一切都是我的錯, 是我

教他睡在這兒的……

張三 噢, 原來是你教他睡在我床上的? (雙手叉着腰逼近她, 她畏縮後退) 好, 你有種! 那麼, 我就先來跟你算算帳?

(舉起鞭子來撻下去！少女奔避，欲奪門而出，被張三攔阻，反鎖上門。)

桂香 張三，張三，我求求你，你等我把話說清再打！

張三 (咬着牙嚙) 那麼你說呀，他是誰？

桂香 他……他……他是……

(少年望她擠眼，她不敢說出。)

張三 (又一鞭子) 說呀，他是誰？

桂香 他……他是我的……

張三 他是你的情人是不是？

桂香 ……不……不……

張三 (翻起眼睛) 不？

桂香 (隨口亂說) ……是……是……是的……

張三 噢，是你的情人。那麼，他打那兒來囉！

秋 夜

桂香 打……打……三塘壩來的。

張三 三塘壩來的？

桂香 (不語)……

張三 那，他來幹什麼？

(像審犯人似的)

桂香 他來……他來避雨的。

張三 避雨？哼！是來找你的吧？

桂香 沒有，我還不認識他。

張三 不認識他？哈哈，哈哈，好漂亮的詞兒！(猛虎似的走到少年面前) 喂，小仔！你過來！你可認識她嗎？

金順 (咽着吐沫) 我……我……不認識她……

張三 不認識？兩個臉靠臉地睡在一塊兒不認識？(一把抓住他的頭髮) 媽的，你這小仔想在老子面

前掉花槍(猛力一推)

金順 (跌在地上)沒……沒……我沒有掉花槍，我是不認識她。

張三 (走近他，鞭子) 狗彘的，你扯謊！不認識她會睡到我的床上？

金順 (畏縮地)我……我並沒有要睡……

桂香 (快接)那是我教他睡的。

張三 你教他睡的，那好極了。(話火燃燒地)兩個人給我衣裳剝掉，滾到外面去！

桂香 不，張三！你不能這樣殘忍，外面這麼大的風雨，不要把我們凍死嗎？

張三 凍死老子更高興。偷人養漢的女子一定要遭天雷劈死！

桂香 天雷劈死？天雷要劈那些狼心狗肺的強盜——像你這樣的土匪！

張三 (向前一把抓住她的衣領)他媽的！老子饒了你的狗命，你他媽的偷人還有理？

桂香 是的，我偷人，我高興偷人就偷人，你把我怎麼樣？

張三 (從胸前掏出刺刀)把你怎麼樣？(舉起刀)老子要殺死你！

秋 夜

一一一

金順 (奔向前去護魂) 住手!

張三 (用手把她推開) 什嗎? 倒要你這小狗肉的去護她? 哈哈, 好吧! (咬緊牙關往下刺一刀) 就送你

回娘家!

(少年慘叫一聲, 倒地, 一個猛烈的霹靂撲來, 少女悲痛已極, 彎身扶起少年。)

桂香 (顫聲地痛哭) 金順! 金順! 你……你怎麼啦! ……

金順 (微微睜開眼, 淚下, 失聲地) ……桂香……桂香……想……想不到我死在他手上!

(跌倒地上死去)

桂香 金順! 金順! 金順! (失聲痛哭) ……

(張三見目的已達, 并見殛雷閃爍, 若有恐怖, 將刀跌落地, 飛奔而出, 少女見刀落地, 若有所悟, 搶刀直追至門邊。對張三背猛截一刀, 慘呼一聲, 張三跌倒門外, 接着是最猛烈的一個霹靂, 迎頭劈來, 少女恐懼萬狀, 用手蒙面, 踉蹌倚在門邊, 悲慟欲絕。狂風暴雨傾盆而降, 閃電繼續, 雷聲怒吼不已。)

——幕下

一九三九, 一二, 聖誕夜。



# 交際場中

諱名



人物：

楊復生 發「國難財」的小商人

楊韞玉 其女

王樹剛 其新交的「白相」顧問。其女的男友。

時間：

民國二十八年的秋夜

地點：

上海租界

佈景：

某大跳舞場的花園一角，曲徑綠蔭，月斜燈黯。遠處的舞場，音樂聲時抑時揚，時斷時續，紅藍燈光忽明忽滅。

幕啓時：

交際場中

楊韞玉盛裝豔抹，王樹剛西服革履，優抱着跳舞，很細心地傾聽着遠處傳來的音樂，跟着音樂的節拍，跳着藍色的華爾滋。樂聲停了，王樹剛挽着楊韞玉的手膀，徐步走向籐椅，走近籐椅，王樹剛很靈活地轉身至籐椅背後，把籐椅向前推移，隨口說一聲：「謝謝！」楊韞玉回頭一笑，慢慢地坐下。

樹剛（以下簡稱友）這兒真是幽靜！

韞玉（以下簡稱女）真幽靜！

友今天的秋夜，真富有詩意，你也這樣感覺到麼？

女是啊！你瞧，這麼靜靜的夜！這麼明亮的月光！又有這麼動人的音樂，真是太富有詩意了！

友我愛這美麗的秋夜！

女我也愛這美麗的秋夜！

友我愛這彎彎的月兒！

女我愛這彎彎的月兒！

友我愛這年輕的人兒！

女 我愛這年輕的人兒！

友 她的美貌是人間少有，她的眼睛，攝取了我的靈魂。

女 他的美貌是人間少有，他的眼睛攝取了我的靈魂。

友 啊！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愛啊！我們接一個快樂的吻吧！（裝着在空中一抱，裝着接吻的姿勢，裝着陶醉的神情。）

女 啊！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愛啊！我們接一個快樂的吻吧！（同樣裝着在空中一抱，裝着接吻的姿勢，裝着陶醉的神情。）

友 （忽大笑）真好真好，楊小姐，你真可以拍一部愛情影片哩！

女 （含笑）這都是王先生教得好！

友 楊小姐你倒是很有演戲天才。那天我一定介紹你到璇宮劇院上台，我保險你一定成功。

女 王先生，別說笑話了，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去上台做戲呢！

友 楊小姐，你聽我說，並不是我老王當面捧場，你啊！一舉一動都有美的成份，特別是你的說話，

不但發音標準，就是語氣，簡直不亞於藍蘭的腔調。說到身段末，——你也很健康，不像那些人那麼樣，（用手在空中做了一個不健康樣子）只少你可以吃得消日夜兩場，那不是佔便宜麼！楊小姐，你真想上台演戲麼？

女 想倒是想過，但是——真的像我這樣怎麼成呢？

友 那有怎麼不成，現在那些演戲的，還不是像你這樣開始的，那一個進過戲劇學校訓練過十年八年，還不是憑一點天才。老實說難的倒不是演戲——

女 是什麼呢？

友 難的倒是沒有人介紹。（稍停）可是你喲！有我介紹，璇宮劇院裏邊演戲的我都認識，我可以給你介紹，什麼困難的問題也都沒有了。

女 王先生，那一天你給我去介紹。明天，好不好？

友 明天——上午姓朱的約我談生意，況且他們那邊朝上沒有人，下午二時是何老闆的茶會，我不能不到。晚上——劉局長請吃晚飯，我又不能不去，吃過晚飯——又得陪他們去跳舞，

我是主賓，怎麼好不去，跳舞場出來——璇宮的戲也一定散了！糟糕！明天，我簡直沒有空暇，那，怎麼好！

女 後天能！

友 後天，唉——唉——，不不不！後天我有一個會，是——，（急從懷中取出小簿子，邊翻邊說）是——是——是新詩座談會。楊小姐，我們的新詩座談會倒要請楊小姐參加呢！

女 我不會做詩。

友 我來教你做，做詩簡直是最容易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參加了我們的新詩座談會之後，包你一定能做詩。你買一本新詩作法看看，這些書，四馬路的書店都有得買，明天我假使走過四馬路，我一定買來奉贈一冊。

女 謝謝王先生。

友 最好再買幾本詩集看看，可以模倣模倣他們的寫法。

女 那末我們幾時到璇宮去呢？

友 後天我要開會，恐怕要到半夜纔會完結。大後天，有家電影院試映新片，不曉得是上午還是晚上。嗯！楊小姐，我一定來同你一道去看試片。

女 看試片不要票子麼？

友 試片是電影公司聯絡我們這些人，請我們去看的，用不着票子。

女 那麼再後天到璇宮去吧！

友 今天星期幾？

女 星期六。

友 明天星期日，後天星期一，大後天星期二，再後天星期三，星期三有個朋友從內地轉道香港回來，我非去碼頭接他不可，他是我的——一個朋友的好朋友。

女 王先生，你真忙。

友 在上海，真是沒有辦法！像我這樣的人，簡直不允許你不忙。上海朋友多，事情多，我怎麼能都  
不管呢！

女 王先生，再後一天罷！帶我到璇宮去介紹介紹。

友 那末就星期四——星期四下午，看完了電影七點半，就八點鐘好不好，要不然，楊小姐，你同我們一道去大光明看電影，看好電影，就一直到璇宮去。

女 好的。

友 不知道楊小姐有沒有時間？

女 我沒有關係，王先生有空我總會有空。

友 楊小姐你真會說話。還沒有上台，就像一個演員了。

女 王先生，怎麼樣子演戲呢？

友 就這樣上台。

女 怎麼她們在台上做戲，臉上畫了一條一條，這是算什麼？

友 那是化裝。

女 化裝！怎麼樣化裝呢？



友 大概塗點粉，上點胭脂吧！

女 她們走起路來，幹嗎一嫵一嫵呢？

友 那是台步。什麼人什麼走法，藍蘭有藍蘭的走法，陸露明有陸露明的走法，就像京戲裏有譚派，馬派一樣。

女 我要怎麼台步呢？

友 你可以學藍蘭的台步，慢慢地做出你自己的台步來，那時候便是有你楊韞玉的台步了。

女 怎麼樣走走呢？

友 你先走走看！（女走動）走過來，（女走過去，（女再走過去）很好，很好，不過上台便不能這樣走法，你看，要這樣，（裝着很慢地走着）你走走看！

女 王先生，你再走一遍。

友 你看着。（照着上次的走法再走一次）

（女跟着走）

友 好極啦！你一學就會，真是了不起的大明星。

女 什麼戲都這樣走嗎？

友 這個——要看情形了，不過也沒有關係，反正你一成名，什麼都沒有問題。

女 那麼手怎樣動動呢？

友 手嗎！再方便也沒有了。譬如說演愛情戲，和一個愛人談戀愛的時候，兩隻手不可以亂動。譬如演悲劇的時候，因為心裏的痛苦，兩隻手便要放在胸口，要抓住自己胸口的衣服，表示心裏有說不出來的痛苦，恨不得用手去挖出這顆心來的樣子。

女 是這樣嗎？（用兩手放在胸口）

友 抓緊胸口的衣服！（女照着做）臉上也表演出來。

女 怎麼表演呢？

友 先把眉毛繃緊，頭歪一點，（女照着做）對啊！就這樣表示悲哀。

女 王先生，你批評批評看，我可以演戲嗎？

友 自然可以，我保險你一定在三個月之內便成爲上海的第一流話劇大明星。  
女 要請王先生多多捧場。

(欣喜若狂)

友 楊小姐，我再教你一樣，你知道一個話劇明星，少不得要交際交際，這個時候，你要注意，交際場中，有各種各樣的人，這個便要看看你的手段了。

女 王先生，你倒說說看，我應該怎麼辦呢？

友 自然，你所碰到的人雖然多，但是有許多人，你可以不必費心，譬如說新聞記者，你只要見面時多叫幾聲先生，送幾張親筆簽字的照片給他們，或者揀特別有用處的一兩個人，請他們吃頓飯，喝杯咖啡，不過要留神，吃飯最好到冷門的飯店，像咖喇飯店之類最好，喝咖啡那不妨到霞飛路的D D，那兒真富有詩意。對付新聞記者就這樣已經足夠了。要費點心思去對付的是兩種人，一種便是在劇團內的人，一種是捧場的人。劇團內的人，有劇團領袖有導演還有其他的許多演員，這個時候，你要注意，沒有出名的時候，當然要遷就遷就些，隨便什麼

戲都要演，不可以擺架子，聽劇團領袖的指揮，聽導演的話，和其他的許多演員也打得火熱自然啦，你便可以利用新聞記者來捧你，把你捧出名來。等到你有了點地位，那個時候，便不必遷就了，講一兩句話的戲自然不可演，就是要演非演主角不可，對於劇團領袖和導演，你可以發表你的意見，如果你反對他們，你便拿不上台來做你的邀約，對付其它演員，那只叫隨隨便便隨你的意好了。你要知道，別人可以利用你，來造成他的地位，你落得在他面前擺架子。反正你那時已經出了名，他拿你也沒有辦法，不像另外那些人給他利用了一下子就丟開了算數。至於外頭這一種捧場的人，倒是要費一點腦筋，楊小姐，你雖然初出茅廬，看見的也不少吧，各種各樣的人對於一個有名的女演員，都會着迷的，請吃飯啦，請跳舞啦，請看電影啦，多得很多得很，對於這些人，你便應該施展些手段了。

女 (聽着友說呆看一回) 王先生，什麼手段呢？我不懂。

友 你現在不懂，慢慢地一定會。

女 王先生，你也說一說。

友 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總之，要派頭大，就是說要舉止大方，但是要做得着即着離，纔會得到好處。

女

(聽得入神) 怎麼叫做着即着離?

友 就是給他一點，又收回來。

女 這樣怎麼做呢?

友 像在台上演戲一樣。

女 我還沒有上台呢，王先生你做做給我看!

友 最要緊是要大胆，就是犧牲一點也沒有要緊，要知道這些人都是色迷迷的，如果你給了他一點誘惑，那簡直鈎住了他的心，可是，一定要趕快收住，裝着很正經的樣子，讓他們去發急，到那個時候，你便會達到你任何的要求。

女

(疑問地) 有這樣的事?

友 全看你的手段高明不高明，這叫做處世手段。你的手段高明，就會有許多人捧你，你的名譽

地位就保得住。

女 王先生，你做做，讓我學學。

友 好。你裝着一個有錢的捧場的人，我做明星，你看着。第一，說話要軟，要舞台化，譬如說楊先生，

你就這樣說（軟慢）楊——先——生！接着便這樣走着（慢慢地一踱一踱走着）要在台上演戲時差不多一樣。坐下來也要有節拍，（慢慢坐下）決不可隨便這樣（立起，很快的坐下）很快的坐下來。坐着要有姿勢，像好萊塢這許多明星一樣，要有樣子。楊小姐，你來做一遍。

女 （照說着做，慢慢地走着，坐下，腳蹠起來）王先生，是這樣麼？

友 是的，不要蹠得太高。（女把腳放低一些）正好正好。現在你便要拿出根香烟來抽，（邊摸袋邊說）我有煙，你抽抽看，（授煙）等到你拿出煙來，一定有人給你擦自來火，（擦火）你就先對他斜斜地看了七眼，然後點火，（女看了他一眼，點了火，吸了一口，忽然咳嗽起來）慢慢，香煙，你一定要學會抽，你看，（拿過她手中的煙吸一口，輕輕地吐煙）要這樣慢慢地吸一口，慢慢地噴煙，（授煙）你試試看。（女勉強吸一小口煙，照樣吐煙）很不錯，很不錯，拿煙的姿勢要穩重，這個手要這樣伸，（撐着手膀。女

（照樣學着）你要知道要和上海社會裏的上等人接近，什麼事情都要慢，都要裝腔作勢，都要帶着演戲的樣子。

女 爲什麼一定要裝腔作勢呢！裝腔作勢是多麼難堪喲！

友 愈是難堪，這些上等人愈是歡迎。

女 這樣裝腔作勢要學幾時纔學會呢？

友 普通一點，只叫你在交際場中多走走，看也看會了。特別一點，便要自己創造，將來你在台上演戲成了楊派，自然會有一種新的花樣。

女 你們男人呢，在交際場中要不要裝腔作勢？

友 男的自然也要，不過和你們女的全不相同，那又是一種方式。

女 這許多裝腔作勢的花樣，要幾天我纔看得會？

友 像你楊小姐這麼聰明，多走幾個地方玩玩，你就看會了。

女 電影女明星都是這樣做嗎？

友 中外一律，電影女明星在交際場中比起名媛閨秀來還要裝腔作勢。

女 有許多電影明星都是先上台做戲再拍電影的。王先生，是不是？

友 所以我先介紹你去先上台演戲，演戲出了名，電影公司的老闆當然會來找到你去做主角。

女 （得意地看看自己的新衣服）王先生，這件衣服還合身不合？

友 還好。不過——最好腰身再緊一點，更顯得曲線美。

女 我是看了陳雲裳的樣子做的。

友 我是說你身段好，比陳雲裳都好。

女 王先生，你再教我跳一遍華——華——

友 華爾滋嗎？

女 是的！

友 好來！（抱着女腰跳舞）你的舞也跳得很好，要不是我教你跳才知道你是剛學跳舞，一個陌生

人簡直還以為你是跳舞老將呢！



女 頂快的怎麼跳法？

友 我再教你一遍。（抱着女腰跳起福克斯來，女的腳總是跟不上，常常碰腳，正在跳的時候，看見女手上的手錶）

友 九點半了，（鬆手）楊小姐，請你在這兒等我一等，我到那邊去看看一個朋友來了沒有，即刻回來再陪你跳舞。

女 在這兒等你。

友 （手一揚）就回來。（很快的向左邊下）

（女慢慢地移動腳步，跟着遠處傳來的音樂聲節拍，獨自跳着。樂聲停了，她從手皮包裏取出小鏡子來，繖細對鏡看，時而摸摸頭髮，時而揩揩臉上的脂粉，一回兒靜，一回兒笑，裝着剛才學過的樣子做着，非常得意地，右邊遠處有很重的腳步聲傳來，她趕忙停住，整了整衣服，伸長頸向右邊看，急忙拿起皮包，躲入後面的綠蔭裏去。）

復生 （以下簡稱父）（口啣雪茄，穿着簇新的長衫，光亮亮的皮鞋，一手拿着呢帽，一手撩起長衫，大踏步走來，急亂地把呢帽向籐椅上一拋去）真受罪！把長衫脫了，鬆了鬆筋骨，坐在另一隻籐椅上，狠命地吸煙，但是雪茄煙頭的火熄了，他望了望煙，很不高興地說：他媽的，雪茄煙真不好抽，火又熄了。（恨恨地把雪茄煙丟掉，搖頭）學上等人

真不容易，穿長衫，抽雪茄烟，都得要有耐性，老子就沒有耐性，他媽的，長衫可真是不方便。有了錢，尋快樂，他媽的，也算老子倒楣。（女在綠蔭中唱起歌來）唔，這裏邊有女人，一定是老王介紹給我的女人，我還是把長衫穿起來吧。（急忙地把長衫穿上）我一定要把雪茄烟啣在嘴裏，裝出很上等的樣子。雪茄烟呢？（彎腰找尋）

（楊韞玉自綠蔭中出，輕輕地唱着歌，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楊復生急忙站起，楊韞玉看清楚是自己的父親，正回轉身時，楊復生已看見他，只知道是一個少女，便非常禮貌的樣子。）

父 請坐，請坐！

女 （尷尬地，自綠蔭中走出）爸爸，你也在這裏！

父 （一驚）是你？

女 爸爸，你不奇怪麼，你瞧我，這樣打扮！

父 新衣服，

女 爸爸，你也穿了新衣服。

交際場中

父 你看，你爸爸穿了這件新衣服，像不像個上等人？

女 很像很像，剛纔我還以為是一個有體面的銀行家呢。想不到是爸爸！

父 穿了這件值錢的衣服，真是奇怪，平時看也不看我一眼的人也會注目我起來。

女 爸爸，這是爸爸的運氣來了。

父 從今以後，我們是上等人了，應該在上等人來往的地方來往，上等人玩兒的地方玩兒。

女 爸爸，你就少了兩片小鬍鬚，不然，倒真像呢！

父 明天我就留鬍鬚。

女 爸爸，你再拿根雪茄煙，真像一個在外國洋行裏做的買辦！

父 我帶了雪茄煙，剛才跌落在地上了。（往地上找）

女 （看見藤椅旁邊的另一個雪茄煙頭，急忙拾起）爸爸！這一定是你跌落的煙頭。

父 （看煙頭）不是，不是，我那根雪茄煙，還沒有抽幾口，還有那麼（用手指一量）一段。（還是往地上找）

女 （看他找不着）爸爸，就是這個煙頭，你拿着，看像不像？

(楊復生拿了煙頭裝出另一副神氣)

女 腳在嘴裏看看?

(楊復生很快的腳在嘴裏)

女 像極了，像極了。

父 (得意地笑)那麼我就這樣裝着，像個買辦的樣子。

女 我好做買辦的女兒了。

父 今天到跳舞場來跳舞，你學會沒有?

女 祇學會了二種，有一種頂快的還不會跳。爸爸你哪?

父 (得意地)我都會了。

女 爸爸我們進去試試看?

父 和「你」一道跳舞?

女 是啊，我們到滑的地板上去跳跳。

父 和自己的女兒跳舞？

女 這有什麼關係呢？

父 這個——不大好，不大好！

女 爸爸，你真是，你現在穿了值錢的長衫，就是上等人了，我這樣摩登打扮，我們應該時髦些。

父 可是別人看了——

女 別人怎麼會知道，我們是父女的關係呢！

父 話倒不錯——不過你不能當衆叫我爸爸！

女 那末叫什麼呢？

父 叫——，還是不要叫罷！（順手把雪茄煙放在籐椅上，順手拿起帽子）

女 爸爸，你怎麼把帽子戴進來了呢？

父 怎麼？

女 帽子應該放在外邊的衣帽間裏的。

父 喲——！我忘記了。現在怎麼辦呢？

女 幸而沒有別人看見。（急）爸爸，來，跟我來。（拉着楊復生的手膀自右邊下場）

（台上暫靜）

（王樹剛自左邊上）

友 咦！楊小姐！楊小姐那兒去了，

（二回兒楊復生自右邊回來）

友 老楊，那兒我都找到了，你原來在此地。

父 老王，你來正好，你有雪茄烟沒有？

友 （從口袋中抽出一根雪茄烟）這是最上等的老頭牌，我知道你這傢伙要裝裝佯，所以帶着。你抽抽，看看你的姿勢對不對？（擦火柴）

父 （裝着很傲慢的神情）是不是這樣子。

友 對是對，不過——要把雪茄烟含在嘴中間，你看，（拿過煙來含着）要這樣。不管抽或者不抽，要

這樣，纔足以表現貴族氣派。

父 (急把王樹剛含着的煙拿過來自己照樣含着，吸了一口，無法噴煙，很尷尬的樣子，含着煙含糊地說) 烟——怎麼噴出來呢？

友 什麼？

父 (把雪茄煙拿在手中) 烟怎麼噴出來呢？

友 現在你還沒有抽慣，等到抽多了自然會熟練。

父 (再吸一口，含着煙噴煙，煙從嘴裏跌落在地，急忙彎身拾起) 老王，你來來。

友 (接過雪茄煙吸一口，用牙齒咬緊煙頭，舒服地噴煙，笑嘻嘻地咬着煙說) 你瞧，(用手指指自己的嘴，然後拿下煙) 要這樣用牙齒咬緊。

父 我就這樣。(先咬煙頭，嘴唇張開，給王樹剛看)

友 是的。吸一口，(楊復生吸一口) 噴烟，(楊復生張開嘴唇噴煙) 烟，你就讓它慢慢地吐出來了。喂，老楊，我給你介紹一個漂亮的交際花，你看怎麼樣？

父 交際花，是什麼？

友 就是浪漫少女的代名詞，你看怎麼樣？

父 在那裏？

友 你先聽我說，這個女人啊，不但生得好身材，並且還能夠做戲，哈，你的豔福真不淺，將來，你得受用哩！

父 什麼！會做戲，是唱戲的女戲子？

友 你不懂就少說話，什麼女戲子，是女演員，你懂嗎？在京戲班裏稱女戲子，可是在話劇班裏使稱女演員。

父 喔——原來是唱文明戲的，是不是？

友 你別打岔，話劇是話劇，文明戲是文明戲，兩者不可混錯，你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怎麼辦呢？

父 要你教給我聽！

友 話劇是上等人娛樂的戲劇，愈使人看不懂便愈貴重，一般普通的人便一懂都不懂了。



父 喔——那天你陪我到璇宮去看的叫——叫什麼……這就是話劇了！

友 是話劇。

父 所以我看了半天還不知道是什麼。

友 這也難說，這是你自己看不懂，我却完全明白，你知道這是外國名家的作品，自然要有些資格的人纔看得懂的。

父 現在不談這個，你要給我介紹的那個女人呢？

友 她已經來了，並且今夜穿的衣服特別豔麗，和你倆個配在一起，——似乎不大相配。

父 怎麼爲什麼不大相配？

友 這個女人纔十九歲，而你却已經五十開外的人了，這不是像女兒和父親麼？

父 現在還管得了這些，你混了那麼些年，在白相場中，年齡有什麼關係！只要有錢。

友 看你不出，口子倒很老。

父 那有什麼不同，上中下三等都是一隻襪。

友 但是上等人的交際場中却有許多假面具的把戲，上等人比普通人值錢的地方也就在此。普通人一是一，二是二，非常率直，就是玩兒，也明來明去。可是上等人啊，却是一加一，原來等於二，却偏要一加十減九這樣轉彎一下子。說到玩兒，也是這樣，這一點你非明白不可，回頭我介紹那個女人給你，你千萬不可以性急，要知道交際花之類都是良家閨秀，都是場面上的女人，你和這種女人來往，大家要顧到面子，儘管背後一場糊塗，可是當衆却要規規矩矩，這就叫做假面具，你懂不懂？

父 唔！

友 要有禮貌。

父 什麼叫禮貌？

友 禮貌就是——反正就是禮貌，禮貌。

父 那末怎麼樣一場糊塗呢？

友 要看你的手段啦，你的手段高明，說不定今兒晚上就一場糊塗，——

父 喔——你說的是原來是指那一些！

友 難道你還想和交際花談戀愛麼？

父 老王，據你看來，要化費多少錢？

友 總要一些錢罷！

父 五十塊夠不夠？

友 你看，你這樣不上台面，這兒是麗都跳舞廳，是全上海的上等人玩兒的地方。

父 那末要多少纔夠？

友 至少五百塊。

父 玩個女人要五百塊，價錢不是太高嗎？

友 看你這麼小派，你進款又何止於五百。在這種地方要大方，化錢也要大方。

父 老王，你明白我，現在那邊弄一點錢真夠麻煩，他媽的，我倒真想學學你的交際手段，好去聯絡聯絡那些人，這麼來，我的進款也可以多些。

友 那還不容易，包我身上。

父 五百就五百，我們怎麼辦呢？

友 先到舞廳裏去，你在音樂台旁邊的台子上等我。

父 還要跳舞嗎？

友 先要跳一下舞，然後再出去。

父 你再教我一遍跳舞。

友 我看你今夜只跳一種罷，就是那種音樂聲很低很慢的華爾滋，明天我再教你另外兩種。來！

（抱着楊復生跳舞，跳幾步。）老楊，兩隻腳要活動些就可以了，這樣，你先到舞廳裏去，給舞女跳兩隻試試，回頭和交際花跳起來就熟了。

父 也好。

友 還有一句話我要預先通知，見了那個女人千萬不可以當衆動手動腳。

父 不動不動。

友 喂，老楊（與他耳語）

父 （笑嘻嘻地點頭，繼之大笑）有你這個白相軍師，——

友 我做你的顧問，萬無一失。（楊復生欲走）老楊，還有一件事。

父 什麼？

（王樹剛與楊復生耳語片刻，楊點頭）（遠處有女人歌聲）

父 一定，一定我替你辦到。

友 有好處，我們大家分派。（歌聲漸近）你快走罷，有女人來了。

父 （走一段路回頭）老王，愈快愈好。

友 （笑微）包我身上。

（楊復生自左邊下）

友 這個老渾蛋，不知道那兒弄來這筆橫財。

（楊耀玉匆忙地自右邊上）

女 你——

友 楊小姐，你剛才到那兒去了。

女 碰見一個熟朋友，談了幾句。

友 我們的話還沒有談完呢，楊小姐，你真的想上台演戲嗎？

女 真想。

友 我倒先要看看你的膽量，你知道，上台演戲全憑自己的膽量，不知道楊小姐如何？

女 什麼膽量？

友 一個明星都是從生活裏訓練來的，生活經驗豐富，演戲便演得好。楊小姐，你在未上台之前，一定要預先試驗試驗纔好。

女 怎末樣試驗法？

友 最好——（想）最好交際交際，我的意思就是說最好和幾個陌生人交際交際。

女 好嘍！

友 不過你一定要照我剛才教給你的方法去交際，千萬不能這樣天真，要裝腔作勢才行。

女 找那些陌生人呢？

友 最好先找一個有錢的人，先可以給你看看這些有錢人的醜態，叫你認識認識這個上海。

女 不過——

友 你不要怕，於你也沒有損失，也許對你還有意料不到的收穫呢？

女 是不是他們會捧——我場。

友 那當然，我是說還有別的好處。楊小姐，你要大胆，不要害怕。在交際場中就是相互尋快樂，他們見了你尋快樂，你在他們身上也可以尋快樂，所以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女 先要怎樣招呼呢？

友 這個——有我，最初當然是我介紹，介紹之後，我便躲開了，這個時候，你就要裝腔作勢，施展你的交際手段出來。

女 我什麼都不懂——

友 不要緊的，現在反正是試試，是預備做大明星上台演戲用的，你只要附和他，准不會出亂子。

女 你要在旁邊看着才好。

友 我會躲在一個你們都看不見的地方看你。

女 這些上等人會不會——

友 他們都是戴着假面具來玩兒的，所以女人們也一定要戴假面具。

女 王先生，你介紹給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友 現在不給你說，我預先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這個人，新近發了一筆橫財，所以手頭還寬，並且我看他從來沒有上過大場面，所以你准可以對付。

女 年紀大不大？

友 你不要管這一層，年紀大也沒有關係，只叫他有錢，會捧你場，這不就得了。你就利用這些人捧場，便可以做大明星。

女 好，我來試試。



友 你在這裏邊（指綠蔭）等一等，我馬上找他出來，你聽着，我一唱歌，你就出來。

女 在這裏邊等？（指綠蔭）

友 是的。我約他在舞廳裏等我。（急從右邊下）

女 想不到交際場中還有這許多花樣。（拿出香煙來，裝着前次的裝腔作勢的樣子，吸煙，吐煙，抽煙，慢慢地走動，

獨自個練習着那許多裝腔作勢的姿態，忽聽得腳步聲近）他們來了，我還是去躲起來罷！（往右邊看看，轉身走入）

（王樹剛指手劃腳地與楊復生自右邊上）

友 （在內說邊說邊走出來）又年輕，又漂亮，老楊你從來沒有見到過。你坐下。（楊復生坐）把雪茄烟含

在嘴裏，裝出一個很上等人的樣子，好，這樣很像。（輕聲）老楊，讓你一個人和她交際交際。（走向左邊，做個手勢，唱出歌來）

（楊麗玉自綠蔭中出，非常裝腔作勢地）

（王樹剛躲在一枝樹後看）

(楊復生注意濃蔭)

(楊韞玉走出濃蔭，看見是自己的父親，忽「啊！」一聲呆住。)

父 又年輕，又漂亮的原來是我的女兒！

——幕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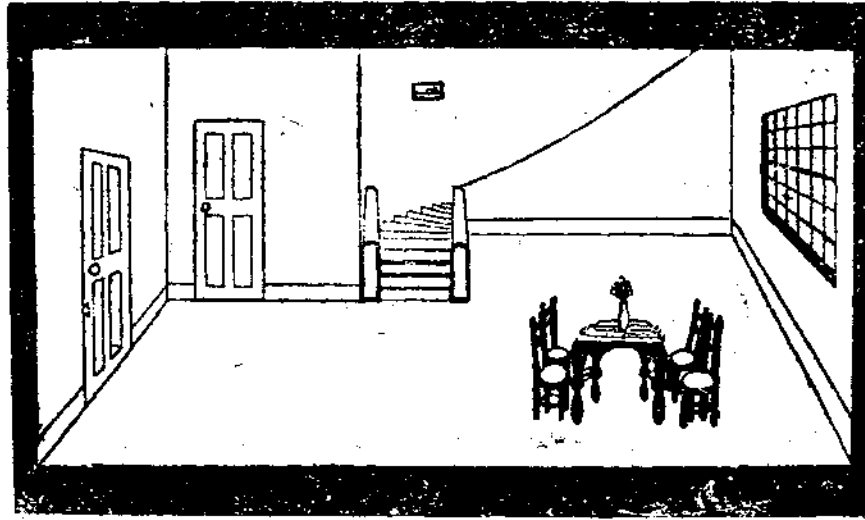
交際場中

一四五

# 裔後的族貴

著原遜瓊 D.G

譯 人 庸



人物：

梅·白許

白許太太

坦坡太太

蘭道佛·斯壯

(以上四人都是尼格羅)

時間：

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不久。

地點：

美國喬治亞州。

佈景：

一間做爲廚房和飯室兩用的木框屋。一門通至後天井。另外一門(在舞台正面偏右處)通至客廳。一扇懸着很整齊的窗帘的後窗。右邊的樓梯通至樓上。

貴族的後裔

一四七

幕啓時：

蘭道佛·斯壯捧着一大束白薔薇花和一個紙包走進來。他不被人注意地將紙包放在桌上，薔薇花仍然拿在手裏。

斯壯 白伯母，您好？

白許 謝謝你。今兒我真高興極了。高興得像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似的。對了，你來得正是時候。

(注意他手裏的薔薇花) 唷！多麼可愛的薔薇花呀！像雪一般的潔白！

斯壯 喜歡嗎？我想你……梅喜歡這種花！

白許 她一定喜歡的。可憐的孩子！自從她拒絕了你，她就等于拒絕了這兒最好的人。我眼目中看到的好人是不會錯的。

斯壯 白伯母，您待我真好。今兒晚上我好比是一隻失羣的羔羊，一百隻羊中的一隻，迷途在寒涼的荒野裏，和其餘的九十九隻被鐵欄硬生生地分開！呸！我在做什麼？牛奶都潑出來了！

(整理花) 擺在這兒嗎？

白許 好的！嚶呀，多麼美麗呀！這樣機伶的年青人真是少有。

斯壯 (一半對自己說) 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頭髮上正插着白薔薇……

白許 聽我說！梅眼睛瞎透了！唉！如果她肯聽我一句話，今兒晚上和她結婚的決不會是那目空一切約翰·坦坡，而是你了。我不相信兩個淺顏色皮膚人的結合。他們不會有好結果。他們恰巧是同一個顏色……頭髮……甚至眼睛也像。你……你才正配我的梅。「深色應該配淺色」你們才是十全十美的一對。

斯壯 (歎氣) 請你不用說了，不用再往下說了！爲什麼你不將你的一雙眼睛借給你那瞎了眼睛的姑娘呢？

白許 唉！她不肯聽我。(走過去，機密地對他說) 老實對你說，去年聖誕節你向她求婚，我真願意她答應你。我討厭她和那種執褲子弟纏在一起。將來總有一天她會知道錢不是萬能的。一個窮小子的愛比一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花花公子的臭錢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呢！

斯壯 白伯母，如今說又有什麼用呢？祇希望她能幸福。這倒是最要緊的。

白許 但是她會不會幸福……正是爲這個問題！

斯壯 我們唯願她會。白伯母，你可知道（放底聲音）有時候我覺得梅，她愛我。

白許 （機密地）孩子，你可知道，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有時候我也覺得！

斯壯 （興奮地）你也覺得嗎！唔，那我即使在今天，在這最末一分鐘，還是十分自信的——（弄響他的手指）但是，有什麼用呢？（仰制自己）一切全都預備好了嗎？

白許 當然！我祇要把這帷裙脫掉就成了（將帷裙脫去，裏面是一身漂亮精緻的長衣，突然跳起）天呀！蘭蒂的色辣油還沒有送來。她說準八點送到的，現在什麼時候了？

斯壯 （看他的錶）八點半。

白許 八點半？哎呀！

斯壯 讓我馬上替你去取來罷。

白許 呃，好的，孩子！快去罷。如果你是我的女婿，那多麼好呀！

斯壯 好笑話……可惜我笑不出來！

(他走出去。白許太太忙着整理桌上的零星雜物，最後她看見斯壯留下的紙包；她將它打開，是一只美麗的花瓶，她讀那張附着的卡片。)

白許 (讀) 送給梅和她的丈夫，祝你們幸福，蘭道佛。(她不發一語地將花瓶置于一邊——抹擦她的眼睛)

——想了一會兒，搖搖頭，拿起花瓶，向樓梯口高叫。) 梅梅！你下來一會兒。我給你看一樣東西。(白許太太用她的帷裙揩拭花瓶，偏着頭羨慕地看着花瓶。梅穿着便衣進來。白許太太將花瓶藏在背後。) 還沒有打扮好？

……唷！這兒……瞧……蘭道佛買的！

梅 噢……他嗎？(看卡片) 蘭道佛真是好人！

(撫弄花瓶，現出很不快活的樣子。)

白許 這薔薇花也是他買的……他說你愛這種花。

(梅捧起花來，將臉埋藏在花裏，然後默默地將花插在蘭道佛買來的花瓶裏，偏着頭望着，然後摘下一朵，撫弄一番之後，將它插入髮際。)

白許 梅——梅——你不高興？

貴族的後裔



梅 爲什麼——爲什麼——(掉下眼淚來)我怎麼會不高興。

白許 也許你……梅……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不滿足。

梅 (吻她的母親) 噯，媽媽，什麼都預備好了！等着看我穿衣服罷。(敲門聲)有人來了！

(梅退至半樓梯。坦坡太太一面說話，一面走進來。說話和騷擾的聲音好像是從門口傳進來的，許多人在熱烈地爭論，坦坡太太的抑壓的聲音也混雜在內。通至客廳的門突然被打開，坦坡太太興奮地走進來。)

坦坡 真是天曉得！他們不讓我出去！她對我說這種話真可氣——我是新郎的母親呀！站在門口

口領我進來的那個人是誰？她真夠神氣。我告訴她我是從廚房一直走出去的。雖然過去我

們難得來往——這你知道——完全是因爲我們的社會關係不同，所以不常在一起，但是

現在既然我們的孩子已經決定結婚，我覺得處在我的地位，今晚上我應該來看望你一下！

(抬頭看見站在半樓梯的梅) 啊，梅，你還沒有打扮好，你做約翰·坦坡夫人之後一定要格外留神呀！

白許 你不必爲梅擔心，一會兒她就好了。約翰在那兒？他在這兒嗎？

坦坡 是的——他駕車子送我到這兒，但是他自己却被他的朋友捉住，說不到最後一分鐘，不准他離開車子。(再抬頭看梅) 快去打扮罷，梅！你要使約翰等待了。

梅 (慢慢地走上去) 約翰會養成等待的習慣的。

(梅下)

坦坡 (向白許太太) 這是什麼……嫩鷄色辣？做好了沒有？

白許 沒有，沒有做好呢。色辣油還沒有送來。我已經差蘭道佛去取了。我白等了蘭娣許多時候。

坦坡 那麼……交給我罷，包你一會兒就做好。

(坦坡太太脫去她的白手套預備做色辣，也不等得到白許太太的允許，她便很快地走到牆那邊，將掛在木釘面上的

另外一塊柳條布帷裙取下，脫下自己的帽子和輕便外衣掛上。)

白許 (勸告) 我看你還是不要做廚房裏的事，那只會弄髒你的衣服。像你這樣的人還是坐在客廳裏的好。

坦坡 呃，不見得，今天是我兒子的婚期，我祇是盡我做母親的本份。而且——他是坦坡家的後

代決不會有錯的。

白許

(從食櫥中取出做色辣須用的東西，勉強將它們置於坦坡太太面前) 你用不着爲這次的婚禮擔心，因

爲這也是我女兒的婚禮——我不會疏忽的！

坦坡

(將雞蛋打在碗內攪動，預備做色辣) 別的女孩子看見梅和我的孩子約翰結婚一定會妒忌她的。

白許

(突然停止她的工作兩手插在腰際) 妒忌梅！妒忌梅！他們還是妒忌約翰的好！你還沒有知道梅是什麼人？她血管裏流動的是貴族的血。

坦坡

(大聲譏笑) 你在同我開玩笑。我承認梅，人是長得又美，又可愛，但是她決不配和我的約翰相比。

白許

(觸怒) 喂，她不配嗎？如果我告訴你一點關於梅的事——她是什麼人——會嚇得你目瞪口呆。

坦坡

(一面用力地攪動雞蛋，一面將聲音提高成爲假音回答白許太太，表示譏刺) 這真出人意料之外……但

是我倒想聽你說說看！

白許 (驕傲地) 我敢和你打賭——你聽見了一定會倒在地下。

坦坡 (停止攪動雞蛋, 溫和地, 機密地, 好奇地問她) 白許太太, 那麼請你告訴我, 梅是什麼人?

白許 梅是什麼人? (驕傲地點點她的頭) 梅是什麼人? (放低聲音, 機密地) 噢……你可知道這兒最大的銀行家, 在喬治亞所有的銀行裏都投有股份的溫斐爾德·麥克喀利斯忒嗎? 那個黎樹街的貴族之上的貴族溫斐爾德·麥克喀利斯忒——你知道嗎?

坦坡 (聽見她提起那名字振驚一下, 但是立刻恢復原狀) 是……是……的, 我聽見人家說起過。

白許 (像射擊中的鎗彈似的) 我知道你聽說過的——他就是梅的父親!

坦坡 (激動地) 什……麼……我……我……我不信。

白許 (神氣十足地) 隨便你愛信不信, 然而這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你可曾看見過他昂頭闊步的樣子嗎? 瞧梅就行了。她走起路來跟他一模一樣——頭搖擺得也是一樣——她的眼睛鼻子, 嘴都和他長得一模一樣。她簡直就是他的活像。

坦坡 (全身無力，聲音低而激動) 你……你在嚇唬我。白許太太……麥克喀利斯忒不能是梅的父親。

白許 不能是嗎？好，那麼我倒要請問你誰是梅的父親？你知道什麼！你知道麥克喀利斯忒？

坦坡 你的意思是——

白許 (打斷她) 我的意思正是我所說的。我對你說，我的女兒——梅·白許——有美國最高貴的血液。你試想想看。(白許太太神氣十足地走過來，又走過去。一半對坦坡太太，一半對自己說) 哼！說梅配不上你的約翰。老實說，別的女孩子那兒比得上梅。

坦坡 (努力使自己神志鎮定，溫和地，壓制地，懇求她說) 白許太太，白許太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非馬上告訴不可，唉！我從那兒說起呢？讓我想——

白許 現在沒有時候讓你想了，我要去預備了！(將雞蛋從坦坡太太無情的手中取下) 我的孩子結婚，而且立刻就結婚。我……

坦坡 (插入) 請你，請你，看老天爺的面上，再緩一分鐘罷！你要使我發狂了！

白許 使你發狂！我正要使你發狂！（猝然挑釁地跑過去站在坦坡太太的面前）喂，聽着，傲慢的太太，你預備怎麼樣出去？這兒沒有你攪亂的份兒！

（預備強迫坦坡太太出去。）

坦坡 （哭出聲來，拉住白許太太的手）請你，請你，白許太太，你不知道，我怎樣告訴你……倒霉的日子呀！

白許 （矗立在坦坡太太的面前）你是瘋了，你還是裝傻？

坦坡 我什麼也不是，白許太太。我祇是一個碎了心的母親，你一定得幫助我，幫助我，即使你不肯爲我着想，你也得爲梅着想！

白許 爲梅，你倒說說看！這真是再好也沒有的藉口。（諷刺地）爲梅！

坦坡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是我要用幾句話講給你聽。喔！我曾經努力想忘掉它！

白許 忘掉什麼？瞧瞧什麼時候了？

（坦坡太太看她的錶。）

坦坡 九點一刻。

白許 (興奮地) 天呀, 太太! 我們沒有時候講故事了。我要趕緊去預備了!

坦坡 (歇斯底里地) 你一定要聽我說,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白許 喂, 你倒底怎麼了?

坦坡 請你靜一靜, 祇要一分點, 讓我告訴你。

白許 你性急一點罷。

坦坡 從前……我曾經在喬治亞的鄉村學校裏教過書。那時候我才十九歲……已經和保爾

• 坦坡訂了婚……我爲了要得到足夠的結婚費, 所以努力做事。我們的婚禮定在秋初舉行。我把錢存在銀行裏。有一天我在銀行裏碰見一個人。他幫助我。後來我才知道他幫助我是要代價的。他不斷地——不斷地寫信給我。可是他從來也不在信尾簽署他的姓名。我不但不寫回信, 我還設法躲避他。一天晚上他竟然來到我寄宿的地方。他先買通那個女房主, 所以她幫助他。他走進我的睡房——

白許 卑鄙的東西！

坦坡 (繼續敘述她的故事) 我叫了起來，但是四邊沒有一個人注意，白許太太，你總也知道，在南部發生這種事情，我們女人是很少有機會得到公正或賠償的！

白許 這我當然知道！

坦坡 我告訴我的母親——但是有什麼用呢？他不會受罰的。媽媽說我是女人……所以祇有忍受。

白許 你做得很對……你母親所說的也正是上帝的真理。

坦坡 除了那個人的名字之外，我全部都告訴了保爾·坦坡——我的未婚夫。我知道如果我告訴他，他會去殺死他的，然後他們再將他殺死。

白許 (打斷她) 你的話很對。

坦坡 雖然他知道全部事情，但是他還是和我結婚。他也知道我為什麼不告訴他那人的名字——一直到——到那個人的孩子生了出來，我還是沒有告訴他。



白許 你不是指約翰罷？

坦坡 正是……約翰。他的父親……

白許 唔，不……不是……

坦坡 是的。（痛苦地）溫斐爾德·麥克喀里斯忒……也是約翰的父親。

白許 （激動得緊握住自己的手）天呀！天呀！（啜泣呻吟）我們做的好事，我可憐的孩子，梅在樓上——

預備做新娘娘——希望結婚——所有的客人——候在客廳裏——等待參觀婚禮。唔，我怎樣告訴她呢……我們怎樣告訴他們呢？

坦坡 （看她的錶站起來，不安地踱來踱去）是呀……我們要即刻想出法子來補救呀！我們不能宣佈他們不能結婚的真相……那樣祇會引起謠言……我全完了！

白許 （觸怒）關於你……你完不完……不管我事。如果我們不說出來，梅真完了，因為所有的人都會說是約翰遺棄了她，我怎麼受得了。我不管誰倒霉……我總不能讓我的梅犧牲……無論如何不能！

坦坡 (哭出聲來) 喔! 我們一定得想法子補救!

(蘭道佛喘得喘不過氣來。他手裏拿着一大瓶色辣油。他將它放在廚房的桌上。)

斯壯 坦坡太太，您好。白許太太，我來晚了一會兒。這是你差我去取的色辣油。(他看見坦坡太太在流淚) 啊，啊，怎麼了?

白許 蘭道佛，親愛的孩子……

斯壯 怎麼了? 我走了之後，這兒發生了什麼事?

白許 (緩慢地，感情地) 極……極可怕的事!

斯壯 和梅有關嗎?

白許 不但和她——和我們都有關係!

斯壯 都有天呀!

白許 蘭道佛聽我說，瞧老天的份上，你一定得幫我的忙! 梅不能和約翰結婚了!

斯壯 (轉向坦坡太太) 不能爲什麼?

坦坡 這是很長的一個故事。我已經告訴——所有的事我已經都向白許太太講明白了。她——她知道。

斯壯 你們可以相信我。我和你們像是一家人。而且你們兩位都知道我是再愛梅也沒有了。

白許 (問坦坡太太) 我告訴他好嗎? (坦坡太太默默地含着眼淚點頭示允) 梅也一定得知道。讓我叫她下來。梅梅! 可愛的孩子, 你下來一會兒——快一點——馬上來! 我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梅的聲音 媽! 我來了! (梅·白許穿着結婚禮服, 從樓上下來) 我遲了嗎? (注視蘭道佛) 薔薇花真好看, 你瞧。(她指着插在頭髮上的薔薇花)

白許 蘭道佛……蘭道佛記得你喜歡這種花。

梅 你真好!

斯壯 你帶了花更顯得美了!

梅 (她傲地向白許太太身邊走去) 媽, 瞧我像什麼?



候着許多客人，要是我們不趕緊的話，他們會將我們撕成一片一片地，先撕你——再撕我——最後是坦坡太太！——現在我沒有時候從頭到尾詳細地講給你聽了——但是

——梅——可憐的孩子——你能始終相信你親愛的母親嗎？

梅（激動地）我相信你的，媽！我相信你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白許 梅，你不能和約翰結婚——你不能和約翰結婚！

梅（驚駭地）不能和約翰結婚！不能和約翰結婚！

白許 不能，永遠不能！

梅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呢？

白許 你的父親，和約翰的父親——是——是——

梅 你不是說……

坦坡 是的，梅，約翰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

梅（絞扭雙手）喔，我情願去死——我情願去死，也比當面被人家……

白許 (低聲安慰她) 我知道, 孩子……我知道……上帝會饒恕我……上帝會饒恕那個人的。不, 我不要上帝饒恕他!

梅 唔! 我爲什麼會碰到這種事情呢——唔! 我情願死!

斯壯 梅, 不要那麼說。你不應該那麼說。

梅 我要說。唔! 天呀——我曾經努力使我自己脫離他們的魔手, 但是現在, 媽, 由於你我又被他們逮住了。唉, 有什麼用……

斯壯 梅!

梅 所有的人都曾指着我……

白許 啊, 孩子, 孩子, 我愛你……

梅 我希望我能立刻死。

斯壯 梅, 你聽我說一句話, 好不好?

梅 那些客人——他們都會笑我的……

(叩門聲)

坦坡 這是約翰。我們不能讓他進來。他不能知道……

白許 是的。我們不能讓他知道，否則他會去殺死他的父親的……

坦坡 梅，你預備怎樣？

白許 是的，梅——你預備怎樣？

斯壯 我們離開這兒，到別的地方去結婚，梅，好不好？說好，梅——你說好！

梅 約翰……

(叩門聲)

白許 不要告訴他。黑種女人爲了要保護她們同種的男子不受白種人的殘害，所以不能告訴他們。

坦坡 上帝知道這是真話。

斯壯 梅！跟我走！

梅 蘭道佛——你要我嗎？

斯壯 我要你就像我一向要你一樣。

梅 (害羞地)但是——我不愛你。

斯壯 你以為你不愛——

梅 現在你還要我嗎？

斯壯 我要你的。

梅 媽！媽！

白許 (流淚)快走罷，孩子——答應他。

梅 我的大衣。

白許 孩子，我替你去拿。

坦坡 梅，拿我的去罷！

白許 我們對約翰，對客人怎樣說呢？



梅 對他們說——天呀，我們不能對他們——說真話。

斯壯 白伯母——對他們說：新嫁娘被蘭道佛·斯壯搶走了！

（斯壯將大衣替她披上。白許太太和坦坡太太看着他們走出去。）

——幕下

# 1

印翻載選准不 • 有所權版

編輯者 獨幕劇創作月刊社

出版者 劇藝出版社

發行者 湖鍾出版社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

發行人 盧春生

版出月一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角七幣國册本

各劇社如欲排演本叢刊所載各劇，請先函通知爲感。如有將演出情形見寄者，亦所歡迎。

本月刊所載各劇，如蒙各劇團演出，倘係營業性質，務請付給劇作者之上演稅，其數給概照通例。

一般劇團適用

# 好劇本

第一輯

易喬編選

附

簡短本	演出須知	裝置設計	導演說明
事	知	計	明
出版	今已	八角	每册

劇藝出版社刊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八角半

列甯畫傳

八角

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

七角

現實主義

三角

通俗資本論讀本

九角

爲了人類

七角

尼采哲學與法西斯主義之批判

五角

大眾政治概論

四角

潮鋒出版社總經理售

# 再版 沒有男子的戲劇

——獨幕劇集——

葉尼著

本集包含了六個獨幕劇，兩個街頭劇，每一個劇本都包含了一個鮮明的主題，闡明着一種積極的意義。作者都是富有舞台經驗的人，每一個劇都符合演出的條件，演出時，可以取得很大的效果，而實際上這些劇本都曾在海外，這兒有着良好的記錄。由於旅居海外，這兒有着幾個反映華僑救國運動的劇本，因為這些事實都是作者的生活體驗，因此寫得非尋常這真動人。許多人都醉心着那有椰樹的熱帶，更有些人却把種當做蠻荒的地方，然而這都錯了，如果看過這本書，他將在這兒得一個深切的真實的印象。作者從各種角度表現抗戰中的現實人生。全都是緊緊地貼合歷史的進展。與其說作者是為了戲劇而寫作，不如說是為了社會。無論在研究，在參考，在演出上本書都有一種的價值。

本集內容有：

父與子  
沒有男子的戲劇

海外  
赤道小景

決堤  
耳朵

傷兵醫院  
大家一條心

每冊八角五分

# 戀愛問題

易喬著

演劇

論

蘇聯·泰洛夫著  
吳天譯

每冊二角五分

——獨幕劇集——

希特勒的「傑作」

——反法西斯世界名劇——

烏爾夫原著  
吳天·陳非璜合譯

每冊三角五分

蔡金花

——獨幕劇——

隨雨著 每冊三角五分

本集共有獨幕劇四個，——「戀愛問題」「傑作」「債」「賭徒」等，都是以孤島上活生生的現實為主題，意識準確，故事動人，為適合一般劇團排演的好劇本，每劇並附有舞台裝置設計圖樣，便於演出時作參考之用。 每冊五角